

César Vallejo

César Vallejo: Selected Poems

巴列霍诗选

WINSHARE
Foreign Classics

外国文学名著文库



[秘鲁] 巴列霍 著

黄灿然 译

华夏出版社



其他美洲诗人也有能力创造他那种令人惊讶的隐喻，但就我所知，没有谁可以把一个人与其可怕自我、与其可怕的时代的关系表达得如此准确和如此宽广。他抽泣、他谴责、他透视自己、他沉思；他做每个人做的一切不可想象的事情。

——【英】约翰·克内普夫勒

巴列霍的诗歌，没有防御，无限地富于人性，合理地愤怒，一年比一年坚固，一年比一年不可替代、无可匹敌、令人心碎、经典。

——【美】罗伯特·勃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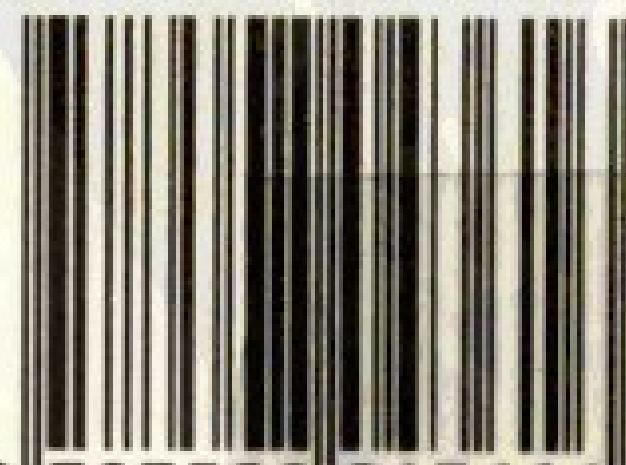
在巴列霍身上，印第安人元素是以一种微妙的思想方式显示出来的，一种不是直接而是拐弯抹角的表达方式。

——【智利】巴勃罗·聂鲁达

César Vallejo César Vallejo: Selected Poems

上架建议：文学

ISBN 978-7-5080-4361-6



9 787508 043616 >

定价：14.00 元

Foreign Classics

外国文学名著文库

César Vallejo: Selected Poems

César Vallejo

巴列霍诗选

[秘鲁] 巴列霍 著

黄灿然 译

数字资源
PDG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巴列霍诗选 / (秘) 巴列霍著; 黄灿然译. —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7. 9

(外国文学名著文库)

ISBN 978 - 7 - 5080 - 4361 - 6

I. 巴… II. ①巴… ②黄… III. 诗歌—作品集—秘鲁—现代 IV. I778.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46172 号



出品策划

网 址 <http://www.xinhuabookstore.com>

装帧设计 陆智昌

策划统筹 楚尘文化

巴列霍诗选

作 者 [秘鲁] 巴列霍

译 者 黄灿然

责任编辑 郭 宇

特约编辑 赵志明 邱 林

美术编辑 陈 辉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 100028)

总 经 销 四川新华文轩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635mm × 965mm 1/16

印 张 13.25

字 数 234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10 月第 1 版 200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080 - 4361 - 6

定 价 14.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 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作品简介：

巴列霍是秘鲁最重要的诗人，也是拉美现代诗最伟大的先驱之一。虽然他的作品大部分在他有生之年出版，但是他的声誉要等到死后很久才获得承认，并产生深远的影响。他的诗既狂野原始，又温柔美丽；既真挚可触摸，又具有浓烈的超现实主义色彩。

作者小传：

巴列霍（César Vallejo, 1892—1938），秘鲁现代诗人，生于安第斯山区，父母皆有印第安人血统。一生贫困，且思想激进。曾当过教师和新闻记者，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前往法国，并两次访问苏联。1929年与法国妻子一起被法国驱逐出境，前往马德里避难。1932年返回法国，此后六年间除了短暂访问西班牙，他都住在巴黎。

策划统筹：



世纪文

装帧设计：陆智昌

目录

要么激烈，要么什么都没有	01
--------------	----

选自《黑色骑手》

(1918)

黑色骑手	11
叶子的神圣飘落	13
暗光	14
蜘蛛	15
乱嘈嘈	17
朝圣	18
残渣	20
黑杯	22
在希腊帐篷里	24
爱筵	26
白玫瑰	28
我们每天的面包	30
为心爱的人那颗不可能的灵魂而作	32
异教女人	34
永恒的骰子	36
讨厌的循环	38
上帝	40
赶驴人	42
遥远的脚步	44
给我的兄弟米格尔	46
余话	48

选自《特里尔塞》

(1922)

大人什么时候会回来？	53
那个角落	55
我相信强者	57
啊牢房的四壁	59
我刚独自吃过午餐	61
如果今夜下雨……	63
那陌生人	65
我卸下了大海的重负	66
黄昏是个厨娘	68
受折磨的逃亡者	69
我的耐性是木质的	70
今夜，我在屋子的前门边	72
你们这些人死了	75
这么多的冰雹	77

选自《骨头的名单》

(1923—1936)

骨头的名单	81
时间的暴力	82
良好的判断	84
一生中最严重的时刻	86
我要谈谈希望	88
发现生命	90
这座房子再也没人住了	92
有一个人	94
高度与毛发	96
帽、外衣、手套	97
黑石叠在白石上	98
那是我的公驴清晰的耳朵中的星期天	99

今天我对生命的喜欢少了很多	101
今天我诚心诚意想快乐起来	103
从干扰到干扰	105
想想，冷静地	108
而如果在说了这么多话之后	111
但是在这快乐结束之前	113
大地的和磁性的	115
老驴们思想	119
 选自《关于野蛮的布道》	
(1936—1938)	
巴黎，1936 年 10 月	123
饥饿男人的轭	124
用于朗诵和歌唱的诗	126
他正在奔跑	128
我留在这里	130
和平、黄蜂、脚后跟、山坡……	132
被压垮、睿智、体面	134
这么热，使我感到冷	136
对眼镜有信心	138
阿方索，你在望着我	140
自然之书	143
愤怒把一个男人捣碎成很多男孩	145
密度与高度	147
一个男人正瞧着一个女人	148
九只怪兽	150
一个男人肩上扛着一个面包经过……	154
有些日子我感到一种强烈的政治需要	156
今天一块碎片嵌入了她	159
拍手和吉他	161
让百万富翁赤裸裸走路，一丝不挂！	164

恶人可能要来	168
事实是那个地方	170
有东西把你跟那个离开你的人等同起来	173
简言之，我没有	175
受苦人	177

选自《西班牙，我喝不下这杯苦酒》

(1937—1938)

他曾经用食指在空中写……	183
为一位保皇派英雄而作的简短祈祷	186
我细看那尸体	188
群众	189
为杜兰戈废墟而作的葬礼鼓击	191
西班牙，我喝不下这杯苦酒	193

名家评论	197
------	-----

巴列霍生平和创作年表	199
------------	-----

要么激烈，要么什么都没有

黄灿然

巴列霍（Cesar Vallejo, 1892 — 1938）是秘鲁最重要的诗人，并且，无论是置于二十世纪拉丁美洲或西班牙语诗歌中，他都是其中最突出的一位，很多西班牙语读者甚至认为他比聂鲁达还伟大。

巴列霍生于秘鲁安第斯山区小镇圣地亚哥·德·丘科，该镇仅有一万四千人口，当时，去省城特鲁希略，需要骑四天马。他的祖母和外祖母都是印第安人，更巧的是，祖父和外祖父都是西班牙天主教神父。父亲是当地的公证员，曾希望他将来成为牧师。他是十一个兄弟姐妹中最小的，全家都生活在浓厚的宗教色彩中。他对家庭怀有强烈的感情和爱，巴列霍最早的英译者之一、美国诗人詹姆斯·赖特说：“他总是一再在诗中写到他的家人，这些诗充满力度和勇气，比我读过的任何其他同类题材的诗都要美丽。”

十八岁的时候，巴列霍入读特鲁希略大学哲学文学院，但因无钱而辍学，后来又继续其学业，同时当补习教师和在一个大规模的甘蔗农庄的会计部工作。在甘蔗农庄，他看到数以千计的工人早出晚归，一天收入仅几毛钱；他们赊账买酒，一生都生活在酒和债务中。这对巴列霍后来的诗歌创作和政治活动都有深刻影响。

1919年，巴列霍在利马出版第一本诗集《黑色骑手》（又译《黑

色信使》），讲的是骑手骑着黑马，带来死亡的消息。巴列霍最出色的英译者之一、美国诗人罗伯特·勃莱说，这本诗集是“感官的、预言的、深情的、狂野的。它对上帝满怀激情，对死亡满怀激情……这是我所读过的最伟大的单行本诗集”。

次年他回家探亲，适逢副县长一名助手被枪杀。他为副县长撰写有关这宗枪杀案的法律资料，却被指控是“知识分子煽动者”，被判入狱一百零五天。后获保释，前往利马教书。

他在被捕前的躲藏期间，以及在坐牢期间，写作第二本诗集《特里尔塞》，并于1922年出版。“特里尔塞”原文“Trilce”，是作者发明的。据说，他出版这本诗集时，原拟用笔名，后来决定用真名。可是，诗集已印了不少页了，若改动，得增加三块钱。他那时很穷，三块钱对他来说也是颇困难的事，他老是呢喃“三”，突然想到“三”的近似音“trilce”，于是不仅改用真名，而且改用“Trilce”这个书名。里面的诗大多非常隐晦，基本上不可解。诗集一如书名，充满实验的精神、破碎的语法、难懂的句子和不可理喻的超现实意象。哪怕是具有丰富现代诗阅读经验的读者，也会被难倒；在翻译上，哪怕是具有丰富现代诗翻译经验的译者，也会常常束手无策。勃莱说：“这些诗就像光，闪烁在一个已经有光的房间里。”巴列霍继续在利马教书，直到1923年春天失去工作。由于担心还会被送去坐牢，他接受一位朋友的邀请，前往巴黎，从此再没有返回利马。后来证实，他的直觉是对的，1927年，故乡审理他旧案的法庭，下令逮捕他。

巴列霍在巴黎初期，几乎饿死。直到1925年，他才在一家刚成

立的通讯社找到一份较稳定的工作，并获得西班牙政府的助学金，在马德里大学学习。由于毋须留在校园里，故他仍住在巴黎。他还为两个刊物写文章。助学金和稿费使他过上不错的日子，可以经常去看展览、听音乐会和上咖啡馆，并结识阿尔托和毕加索等人。1927年，他辞去通讯社的工作，并拒绝再接受助学金。他的经济状况迅速恶化。同年，他写了一篇文章，谈到南美诗人既不能利用欧洲文学的影响，又不能找到本土的表达措词来写自己的人民，认为这是一种双重的失败。他在文章中还抨击诗歌中的“假新”，宣称诗人是因为怯懦或贫穷才变成前卫。在谈到“新诗歌”时，他写道：

“新诗歌”变成一个术语，被用来形容那些其词汇由“电影、汽车、马力、飞机、无线电、爵士乐队、无线电和电报”等词语组成的诗，简言之，也即当代科学和工业的所有术语，无论这词汇是否与一种真实的新感性有关。重要的是词语。但是，我们一定不要忘记，这既不是新诗歌也不是旧诗歌，也不是任何别的东西。现代生活所提供的物质，必须被精神所汲取，再转化为一种新感性。

1928年，他开始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并参加共产党的活动。同年9月，他首次访问前苏联；翌年在莫斯科采访马雅可夫斯基。

1930年，他与刚结婚不久的妻子被法国政府驱逐出境。他们前往西班牙，他在那里写作小说、散文和剧本。1932年，他回到巴黎。此后，除数次短暂访问西班牙外，他与妻子一直住在巴黎。在西班牙

内战期间，他积极支持共和国，筹款、写文章，反对法西斯主义。在他逝世前，他的一本薄薄的诗集《西班牙，我喝不下这杯苦酒》在西班牙由共和国士兵替他出版。但是，它仅印刷，没有装订和发行，数月后西班牙共和国失败，这本诗集一册也未曾面世。

1938年，为难民工作、写诗、因西班牙左派遭受的打击而伤心……终于把他累垮了。1938年4月15日下雨天，他在巴黎逝世。他早就在诗中预言“我会死在巴黎，在一个下雨天”。

1939年，他的另一部重要诗集《人类的诗篇》在他死后出版。勃莱评价道：“巴列霍出色地表达了日常生活难以置信的重负，它如何压扁男人；驮着一个日子就像驮着一座大山。而日常生活的重负，就是要把我们压扁成平庸。他憎恨这个。我注意到，在巴列霍的诗中，女人对这种恐怖的平庸做出直接的反应，女人分担这种恐怖，因为她们被环境推入单调的、‘一条线的’生活，而没有丝毫的活力。巴列霍希望生命和文学要么激烈，要么什么都没有。”

读巴列霍的诗，首先会感到他那个炽热而真挚的灵魂和同样炽热而真挚的声音。他对自我、现实都探索得很深，有一种罕见的穿透力。具体地说，他对个人的处境、亲人的处境、普通人的处境、全人类的处境以至生命的形而上学，都给予同样强烈的关注。这使得哪怕是他最晦涩的诗，也依然激动人心——甚至更激动人心。英译者约翰·克内普夫勒说：“其他美洲诗人也有能力创造他那种令人讶异的隐喻，但就我所知，没有谁可以把一个人与其可怕自我、与其可怕时代的关系表达得如此准确和如此宽广。他抽泣、他谴责、他陈述、他透视自己、他沉思；他做每个人做的一切不可想像的事情。与巴列霍比较，其他诗人似

乎都害怕自己的声音。”

克内普夫勒又说：“他既是诗人中最直接的，又是最隔绝的，这个人总是对某个不能回答的人说话。”

勃莱则说：“当周围不是有很多哺乳动物的感情的时候，我们所知道的很多诗人都能够以颇快的速度建立联想——例如华莱士·史蒂文斯，在其诗歌中创造了一种哲学上的宁静，在这种宁静里面，他能以颇快的速度建立联想——但是，当愤怒或痛苦进入诗中，他们便瞠目结舌，或陷入陈腔滥调。巴列霍恰恰相反。在强有力的人类感情的压力下，在愤怒，或自我怀疑，或悲悯的压力下，他狂野地一跃而起，每一次跃起都进一步将他抛出，来到意识的边缘，同时更深地进入‘深处’。一如他所说的：‘我们不是为了下降才提高吗？’”

勃莱曾于1966年在纽约采访聂鲁达，采访中聂鲁达多次谈到巴列霍。他说：“我爱巴列霍。我一直欣赏他，我们是兄弟。不过，我们非常不同。尤其是种族。他是秘鲁人。他是一个非常秘鲁式的男人，而对我来说一个秘鲁男人总是很有趣的。我们来自不同的世界。”

谈到巴列霍的特点时，聂鲁达说：“在某些南美诗人身上，你可以看见一些非常古老的思想方式和表达方式的痕迹。例如，巴列霍身上的印第安人的思想方式。巴列霍有些东西来自他祖国秘鲁的深处，而秘鲁是一个印第安人国家。他是一个奇妙的诗人，你知道。”

聂鲁达又说：“在巴列霍身上，印第安人元素是以一种微妙的思想方式显示出来的，一种不是直接、而是拐弯抹角的表达方式。我不具备这点。”

勃莱对巴列霍做出如下总结：“他的诗歌，没有防御，无限地富于

人性，合理地愤怒，一年比一年坚固，一年比一年不可替代、无可匹敌、令人心碎、经典。”

我第一次翻译巴列霍，是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发表于我编辑的《声音》诗刊，曾在一些诗友中引起强烈的共鸣。那批诗是根据勃莱编辑的《聂鲁达、巴列霍诗选》译出的，该书英译者包括勃莱、赖特和克内普夫勒。这是一个出色的译本，可惜只收录了二三十首。后来我又根据克莱顿·埃什勒曼和何塞·鲁比亚·巴尔西亚合译的《巴列霍遗作全集》、克莱顿·埃什勒曼独力翻译的《特里尔塞》和威利斯·巴恩斯通主编的《欧洲现代诗选》补译了数十首，辑成这册诗集。埃、巴的合译本得过美国全国图书奖翻译奖，它收录了除《黑色骑手》、《特里尔塞》以外的所有巴列霍遗作集，包括《骨头的名单》、《关于野蛮状态的布道》和《西班牙，我喝不下这杯苦酒》；这些诗，实际上也就是《人类的诗篇》，只不过以更有秩序的方式编排。巴恩斯通的选本是一个影响颇大的选本，其中收录巴列霍二十几首诗，译者除了赖特外，尚有托马斯·默顿、史丹利·穆斯、J. M. 科恩、查尔斯·冈瑟、利利安·洛文弗尔斯和南·布拉梅尔等。虽然出自不同的英译，但是在我的选择下，复在我已译过一批巴列霍诗作的基础上，风格上可能的冲突基本上得到解决。另外，巴列霍的诗有一种未经雕琢的粗犷感，我亦尽量在译文中保留。

我提到选择，不妨补充一句：在这本诗选中，我除了是译者外，也是编选者。事实上，巴列霍作品虽然都已有英译本，但却没有一本稍具规模的综合性诗选，因此读者在这里跟我分享的，不仅是第一本中译巴列霍诗选，而且是一本英语世界的读者也分享不到的诗选。

由于英译来源颇杂，尤其是并非每一首诗都标明出处，故若要按次序编排这些译诗，就十分费功夫了。我手头拥有除了《黑色骑手》外的所有巴列霍诗集之英译全译本，若我想按次序编排属于《黑色骑手》的二十多首诗，我就必须找到《黑色骑手》的英译本或西班牙原文版。经过一番辛苦，我终于通过一个旧书店联营网站，找到了理查德·沙夫和凯思琳·罗斯合译的《黑色信使》。与此同时，我在网上偶然读到桑迪·麦金尼一篇其篇幅几乎是一本小书的论文，不仅论述巴列霍的诗，也论及巴列霍的英译，并做了比较。她的翻译观我颇认同，兼且她的比较也具说服力，而她在论文中引述巴列霍的诗时，常常是整首地翻译出来，译笔极好。这使我决定以手头拥有的所有英译（它们有不少是互相重复的），来互相校对我已完成的数十首中译。我发现麦金尼、埃什勒曼和巴尔亚、沙夫与罗斯的本版，比较准确，而勃莱和巴恩斯通的选本，在准确性方面有不少地方可以改善。

巴列霍的诗，不只是《特里尔塞》晦涩，其他诗集里也有不少难懂的。但我要再次强调，即使是这些最深奥的诗，也依然是激动人心的。这是一种生机勃勃的晦涩，一种原始森林般狂野的超现实主义，跟我们在现代诗中常见的那种文明世界的虚弱的、实际上应称为“乏超现实主义”的诗歌不同。

2003.7.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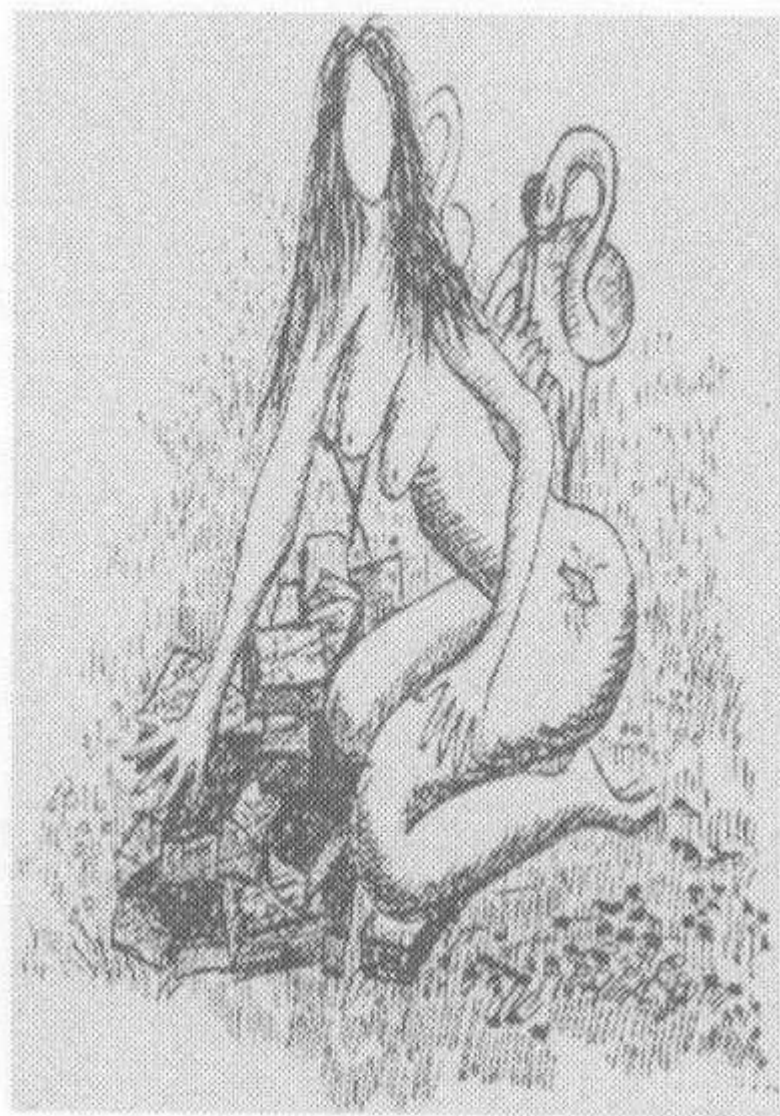
附记：

译诗原出版计划搁浅，原约稿人楚尘兄最近又希望出这本书。恰好，加州大学出版社早已预告要出版克莱顿·埃什勒曼的《巴列霍诗全集》英译本，由秘鲁著名小说家略萨作序。这是埃什勒曼数十年来翻译巴列霍的一次总结，原定2006年12月出版，后来又推迟，我到2007年1月初才以快邮购得。我立即根据埃什勒曼的全译本，对我的整部巴列霍诗选作一次全面校对。加上埃什勒曼已对他原来的《特里尔塞》和《巴列霍遗作全集》作了大幅的修改，而我的中译本大部分又是根据他的译本，所以这次校对改动非常大，每一页校稿都涂改得满满的，但总体质量却大大提高了，所以原出版计划的搁置，犹如塞翁失马，是好事一桩。总的来说，在埃什勒曼的新版本中，巴列霍每首诗的主要冲击力都保留着，但一些细节，一些铺排，经过这次修订之后，原来模糊的，都变得明确了。而我根据他的新译本，对原来不是根据他的前译本翻译的一些诗进行校对之后，同样也获得了“保留”和“更明确”的益处。另外，2005年英国希尔斯曼图书公司出版了秘鲁学者巴伦蒂诺·贾努齐和爱尔兰诗人迈克尔·史密斯合译的《巴列霍后期诗全集》，我在埃什勒曼译本中遇到疑问时，多次求教于他们的合译本。

2007.1.17

选自《黑色骑手》

1918



黑色骑手

生命中有如此猛烈的打击——我不知道缘由！
这些打击仿佛来自上帝的憎恨；仿佛在它们面前，
一切苦难经历的深水
都从灵魂里涌起……我不知道缘由！

不是很多，但它们存在着……它们劈开黑色的沟壑
在那最凶恶的面孔中和那最强壮的背脊里。
也许它们是那异教徒阿蒂拉的马，
或者是死神派到我们这里来的黑色骑手。

它们是灵魂的弥赛亚们的严重倒退，
远离遭命运嘲笑的宝贵信仰。
这些血淋淋的打击是某块
在火炉口烧烤的面包发出的噼啪声。

而人……可怜的人！……可怜的人！他转动眼睛，
就像有人在背后拍掌叫唤我们；

他转动疯狂的眼睛，而在那一瞥之间
他的经历全部涌起，像一池罪孽。

生命中有如此猛烈的打击……而我不知道缘由！

叶子的神圣飘落

月亮！一个巨大的头的尊贵冠冕，
你不断把叶子掉进金色的阴影里。
一位救世主的红色冠冕，他悲剧性地
把祖母绿想象得很甜蜜！

月亮！天堂里放荡的心，
为什么你向西运行
在那个注满蓝酒的杯里，
当它的颜色代表失败和忧伤？

月亮！飞走是没有用的，
因此你灾难性地变成散布的蛋白石：
也许你是我的心，像一个吉卜赛人，
在天空中漫游，洒下如泪的诗篇！……

暗光

我曾梦见飞行。我曾梦见
你的饰带散落在卧室。
我曾梦见某位母亲走了一个码头的长度，
用十五年给一个时辰喂奶。

我曾梦见飞行。一个“永远”
对着艏楼的梯子叹息。
我曾梦见一位母亲，
梦见青葱的嫩枝，
和曙光缀满星星的嫁妆。

沿着码头……

沿着一个溺水的喉咙！

蜘蛛

那是一只巨大的蜘蛛，它再也不能爬动，
一只没有颜色的蜘蛛，它的身体，
一个头和一个腹，正在流血。

今天我小心翼翼瞧着它。它正使出
何等巨大的力量
拼命伸展它众多的脚。
而我一直在想着它那看不见的眼睛，
蜘蛛那致命的领航员。

那是一只蜘蛛，它正在颤抖，伏在
一块石头的锋利的边缘；
腹在一边，
另一边是头。

有着数不清的脚，但那可怜的东西仍然
解决不了！而看着它

在如此大的险境中动弹不得，
这个旅行者今天给了我多么奇怪的痛苦！

那是一只巨大的蜘蛛，它的腹
妨碍它跟上它的头。

而我一直在想着它的眼睛
和它那众多、众多的脚……

这个旅行者给了我多么奇怪的痛苦！

乱嘈嘈

温柔的房子，没有风格，用
一次敲击和一块彩蜡
构成。而在屋里
她破坏又修理，有时候说：
“这救济院很好。不要多想了！”
别的时候她忍不住放声大哭。

朝圣

我们一块走。睡眠
多么轻柔地舔着我们的双脚，
而一切都被苍白的、
无情的放弃取代了。

我们一块走。那些
死灵魂，它们像我们一样，为了爱情
而翻山越岭，
踏着蹒跚的乳白色脚步
披着生硬的黑纱
在我们体内晃荡。

爱人，我们走向一个土堆的
脆弱的边缘。

一只翅膀飞过去，涂着油，
涂着纯粹。但是一次打击，
从我不知道的地方袭来，

把每一滴泪磨尖
变成仇恨之牙。

而一个士兵，一个为肩章
而受伤的大士兵，
在英雄式的黄昏来了勇气，
并且大笑，炫耀他脚下
——像一堆恐怖的破烂——
那具生命的骷髅。

我们一块走，紧靠着，
踏着蹒跚的脚步，不可战胜的光；
我们一块经过墓场的
暗黄色丁香花。

残渣

今天下午下起前所未有的雨；而我
感到不像还活着，心啊。

今天下午是愉快的。为什么呢？
它既悲伤又痛苦；它穿戴如妇人。

今天下午利马下雨。而我记得
我那忘恩负义的残酷洞穴；
我的冰块放在她的罂粟上，
比她呼喊“别这样！”更无情。

我的暴烈的黑色花朵；还有那野蛮
而凶狠的打击；还有那冰川的距离。
而她沉默的尊严将会用滚烫的油
给这一切来一个了结。

这就是为什么今天下午我前所未有地行走着
像一只猫头鹰，怀着这颗心。

而其他女人走过去；看到我如此悲伤，
她们在我不幸的深处的犁沟里
显露一点儿你。

今天下午下雨，无休止地下雨。而我
不像还活着，心啊。

黑杯

夜是邪恶之杯。一声警笛
划过夜空，像一根颤抖的针。
听着，放荡的女人，如果你已经离开了，
为什么波涛依然暗涌，依然使我澎湃起来？

在黑暗中地球有棺材的边缘。
听着，荡妇，你永远别回来。

我的肉体游泳着，游泳着
在那只依然使我伤心的黑暗之杯中；
我的肉体在她身上游泳着，
在女人那沼泽的心中。

星光般的煤……我已经感到
一块块干泥巴
掉落在我透明的莲花上。

啊，女人！这具全是本能的肉体
只为你而存在。啊，女人！

这就是为什么——啊黑杯！——即使现在你已经
走了，
我依然被尘土呛住，
而更多想喝酒的欲望在我肉体里翻找着。

在希腊帐篷里

是的，灵魂在那个
消退的蓝色下午的五点钟害怕起来。
唇在亚麻布之间恳求它，
像新郎对他的新娘板起脸。

思想，这大将军，紧抓着一柄弑神之剑。
心在舞蹈；但接着呜咽：
这被奴役的舞蹈者受伤了吗？

没有！只不过是老虎们掠过，
它们奔赴那个角落占位置，以便悲伤地
观看一个个从雅典抵达的落日。

这座神经医院无药可救……
这座巨大而烦躁的傍晚营房！

而将军检阅在里面迅速移动的
有罪的痛苦……
在我神经的狭道！

爱筵^①

今天没有人来探询，
今天下午也没有人来找我要什么。

我还没有见过一朵墓地之花
在这么快乐的光之队列里。
原谅我，主啊！我死得这么少！

今天下午每个人，每个人走过去，
而不探询或找我要什么。

而我不知道他们忘记什么，它
错误地留在我双手里像不是我的。

^① 这个标题又可译为《对人类之爱》或《爱人类》。

我走向那扇门，
我很想向每个人叫喊：
如果你们丢失什么，它就在这里！

因为在这一生中的所有下午里，
我不知道是哪些门对一张脸关上，
或我的灵魂从另一个灵魂取走什么。

今天没有人来；
而今天下午我死得这么少！

白玫瑰

我感觉很好。现在
一片禁欲之霜
在我体内照亮。
它使我笑，这条红宝石颜色的
绳
在我身上嘎吱作响。

无尽的绳，
像一条螺线
降
自
罪恶……
血淋淋、粗陋的绳，
用一千把等待着的尖刀
结成。

那就由它去吧，任它编织
一圈圈的葬礼黑纱，
任它把恐惧这只颤抖的猫
系在冻僵的窝上，
系在最后的火炉上。

现在，被光包围
我很平静。
而在我的太平洋里，
一个海难的棺材咪咪叫。

我们每天的面包

给亚历杭德罗·甘博亚

早餐已喝尽……墓园潮湿的泥土

散发爱人的血的芬芳。

冬天的城市……一辆大车

痛苦的穿越，它背后好像拉着

一车被束缚的禁欲的感觉！

我要拍所有的门，

寻找不知道什么人；然后

瞧着那扇门，并在他们低声哭泣的时候

给他们一点儿新鲜面包。

然后用那双赐福的手掠夺

富人的葡萄园，

那双以光的一击拔掉钉子

然后飞离十字架的手！

早晨的睫毛，你不能自己张开！

给我们每天的面包，

主啊……！

我每根骨头都属于别人，

说不定是我抢他们的！

我把也许是别人的

当成是自己的，

而我想，如果我没有出生，

说不定是另一个可怜人在喝这杯咖啡！

我是个肮脏的贼……哪里是我的归宿？

而在这凛冽的时刻，当土地

散发人类的气味并且如此悲伤，

我要拍所有的门

请求不知道什么人原谅我，

并给他几块新鲜的面包，

在这儿，在我心中的烤炉里……！

为心爱的人那颗不可能的灵魂而作

心爱的人：你从来不想成为
我神圣的爱所想象的那个形状。

留在圣体中，
盲目而不可触摸，
像上帝那样存在。

如果我唱了很多歌，我为你流了
更多泪！啊我高傲的爱的寓言！

留在脑中
和在我这颗心
庞大的神话中！

那是信仰，是我烧制有着
如此多女人、如此富于泥土气息的铁的锻造场：

留在星云的
永恒中，在那里，
在甜蜜的非存在的多感觉中。

而如果你从来不想成为
我高度抽象的爱的本质的形状，
让我鞭打自己
像一个罪人。

异教女人

去继续死亡和歌唱。去用巴比伦人
那高尚斗士般的血为黑暗施洗。

去用夜莺的羽毛和痛苦的蓝墨水
给金色地毯的楔形文字签名。

生命？变化多端的女人啊。去望着她，受惊、
躲在面纱背后的她——虚假、不忠的犹滴；
去从伤口看她，并在一瞥间逮住她，
给那红宝石刻上一片蜡。

巴比伦王国的新酒，没有军队的荷罗孚尼，
我已在基督的树上筑起我的窝巢；
救赎的葡萄园拒绝把爱给予我的高脚杯；
犹滴，背信弃义的生命，躺下她献祭的身体。

何等的异教典庆！甚至去爱她到死，
而我的血管播种罪恶的鲜红珍珠；
就这样回归尘土，成为不走运的征服者，
把千万滴血留在刀尖上。

永恒的骰子

献给曼努埃尔·冈扎雷斯·普拉达

这位大师曾以最大的热情
为这份野性、少有的感情而喝彩。

我的上帝，我为我过的生活哭泣；
我很抱歉拿走了你的面包；
但这撮不幸的、思想的泥土
不是一个长在你身上的疮痍：
你没有离你而去的玛利亚们！

我的上帝，如果你做过人，
今天你就会懂得如何做上帝；
但你一向生活得那么好，
感觉不到你的创造物的感觉。
人确实为你而受苦：他才是上帝！

今天，我巫师般的眼睛里有火，
就像在一个罪人的眼睛里；
我的上帝，你将点燃你所有的蜡烛，
我们将用古老的骰子玩游戏……
也许——赌徒啊——为整个世界的
命运而掷之后，死神
黑圈的眼睛将会出现，
像两亩下葬的泥土。

我的上帝，在这个被蒙住的黑夜，
你再也不能睹了，因为地球
已经是一个被偶然滚动
磨凹和磨圆的
模具；
它只能停在一个空洞里，
在一个庞大的墓穴里。

讨厌的循环

世上有要回来的愿望，来爱，而不是离开，
也有要去死的愿望，被两股
找不到地峡的互相冲突的水所争夺。

世上有获得一个吻的愿望，它会遮蔽生命，
它在非洲枯萎于激烈的、自杀性的
痛苦！

世上有……不想拥有愿望的愿望。主啊，
我把弑神之指对准你。
世上有不想拥有一颗心的愿望。

春天回来了；它回来了还将离开。而上帝
弯曲在时间里，重覆他自己，经过，经过，
背上驮着宇宙的脊骨。

当我的殿堂播响丧鼓，
当刻在刀上的睡眠伤害我，
世上有不从这首诗移开一寸的愿望！

上帝

我感到上帝老是
在我体内行走，连同黄昏和大海。
我们和他一块离开。夜幕降临。
我们和他一块变暗。孤儿们……

但是我感到上帝。甚至觉得
他赐给我一种我不知道是什么的好颜色。
像施舍者，他慈善又悲伤；
他变得虚弱了，带着情人那种甜蜜的鄙视：
他那颗心肯定给了他巨大的痛楚。

我的上帝啊，我刚来到你这儿，
此刻我多么爱这黄昏；此刻
在一个人的乳房的假天平中
我称着，并为一个虚弱的世界而哭泣。

而你，你将怎样哭泣呢……你，爱着
这样一个硕大而旋转的乳房……
我膜拜你，因为你爱得这么多；
因为你从来不微笑；因为你那颗心
肯定从一开始就给了你巨大的痛楚。

赶驴人

赶驴人，你幻想似的走着，汗珠闪烁。
梅诺古楚农场每天
要你用一千桩麻烦换取生计。
中午了。我们来到这一天的腰际。
太阳是多么灼人。

赶驴人，你穿着红披风缓缓远去，
咀嚼着你古柯叶中的秘鲁民歌。
而我，来自一张吊床，
来自一个世纪的优柔寡断，
对着你的地平线沉思和观察，被蚊子和一只“啪喀啪喀”鸟
反复唱出的优美虚弱的歌儿所折磨。
最后你将抵达你要抵达的地方，
赶驴人，坐在你那圣徒似的驴子背上，
远去……
远去……

那么你也是幸运的，在这酷热中，
就连我们所有的欲望和心愿都高涨起来；
当那几乎带动不起肉体的精神
行走而没有古柯，难以把它的畜生
拉向永恒的
安第斯山脉之西。

遥远的脚步

父亲正在睡觉。他高贵的脸
表明一颗温柔的心；
现在他多么可爱……
如果他身上有什么痛苦，我肯定就是那痛苦。

走廊里尽是寂寞；他们在祈祷；
而今天没有孩子们的消息。
父亲醒来，他倾听
体内那进入埃及的逃亡，那包扎伤口的告别。
现在他是这么靠近；
如果他身上有什么遥远，我肯定就是那遥远。

母亲从果园经过，
细味乏味的滋味。
现在她是这么温柔，
这么多翅膀，这么多告别，这么多爱。

走廊里尽是寂寞，没有声响，
没有消息，没有绿意，没有童年。
而如果这个下午有什么打破了，
如果有什么衰弱或嘎吱作响，
那就是两条老路，蜿蜒而苍白，
我这颗心赤脚沿着它们走下去。

给我的兄弟米格尔

——为了纪念

兄弟，今天我坐在屋旁的石凳上，
你在这里给我们留下一片无底的虚空。
我记得我们经常在这个时辰玩耍，而妈妈
会安慰我们说：“来吧，孩子们……”

现在我藏起来
像从前躲避晚祷
那样，而我希望你找不到我。
在客厅里，在大门入口处，在通道。
后来，你藏起来，而我找不到你。
我记得，兄弟，在那场游戏中
我们都吓哭了。

米格尔，在一个八月的夜晚，
快到破晓的时候，你把自己藏起来，
但你没有笑，而是悲伤。

你那颗迷失在那些消逝的下午里的孪生心
已厌倦于找不到你。而现在
阴影落在这颗灵魂上。

听着，兄弟，不要迟迟
不出来。好吗？妈妈会担心。

余话

我出生那天

上帝病了。

大家都知道我活着，

知道我坏；而他们不知道

那个一月份的十二月份。

因为我出生那天

上帝病了。

我形而上的影子里

有一个空虚的地方

没人可以够得着：

那是个静修院，隐居着

用火说话的沉默。

我出生那天

上帝病了。

兄弟，听我说，听我说……

啊，行啦。别担心，我离开时

一定带走十二月们，

一定带走一月们。

因为我出生那天

上帝病了。

大家都知道我活着，

知道我咀嚼……而他们不知道

为什么我的诗中

有一种棺材般令人厌恶的黑暗，

和沙漠的大盘问者狮身人面巨像

释出的风的擦刮声。

是的，大家全都知道……而他们不知道

光明是消瘦的，

而阴影胖肥……

他们不知道“神秘”总结一切……

不知道是那个驼背，

富于音乐感而又悲伤，站在远方责斥

那条从无限到“无限”的子午线通道。

我出生那天
上帝病了，
严重地。

选自《特里尔塞》

1922



大人什么时候会回来？

大人什么时候

会回来？

盲眼的圣地亚哥已经敲了六下，

天也已经黑了。

妈妈说她不会去太久。

阿古迪塔、纳蒂瓦、米格尔，

小心别去那边，那里

弯身的苦灵魂们弹拨着它们的回忆，

现在才刚刚经过，

去静悄悄的仓库，那里

鸡还没有安顿下来，

它们都被吓坏了。

我们最好留在这儿，

妈妈说她不会去太久。

我们也不要担心。让我们继续看
那些船——我的最漂亮！——
我们玩它们，快乐了一整天，
我们自己也不像平时那样打架：
它们停在水坑，装好了
明天要玩的糖果。

让我们就这样等着，乖乖地，
别无选择地，等大人回家、道歉，
他们总是先走
把我们小孩们留在屋里——
好像我们不会也走掉！

阿古迪塔、纳蒂瓦、米格尔？
我在叫，我在黑暗中伸手到处摸你们。
别把我独个儿留在这儿，
独个儿关在这儿。

那个角落

那个角落，多少个晚上
我们曾一起睡觉，现在我坐下来
纳闷。死去的新婚夫妇的床
已被搬走，或者发生了什么事。

你为了别的事情来过，
现在又先走了。就是在那个角落
某个晚上我在你身边，
在你温柔的双乳间，
读都德的小说。那是我们
相爱的角落。别看错。

我开始想起那些逝去的
夏天的日子，你来来去去，
小、累、苍白，穿过这些房间。

在这个已经远离我俩的
下雨的晚上，我突然跳起来……
两扇门，在风中一关一合，
两扇门在风中一来一去，
影子 对 影子。

我相信强者

我相信强者，
让我，伤残的风啊，让我走。
我一身是零，我嘴巴是零，而我要大量自己。
而你，梦啊，把你最坚硬的钻石给我，
你那不予我的时。

我相信强者。
那里走来一个凹形女人，
一种无颜色的数量，
她的优雅关上之处
正是我打开的地方。

一个托钵僧经过。笨蛋，虱子！
总统府的绿旗被瞥了一眼，
把其余那六面旗降低，
这些归来者的悬挂物。

我相信我自己，
相信我无用。

啊尤其是。

啊牢房的四壁

啊牢房的四壁。

啊变白的四壁，

总数永远一样。

神经的繁殖地，恶臭的裂缝：

通过它四个角落，它怎样一把抓住

每天戴镣铐的手脚。

无数钥匙的可爱的掌管者啊，

要是你在这里，要是你看看

这四壁的时间是什么样的。

我们将背靠它们，我俩，

比任何时候都我俩。你甚至连哭都不会，

我发誓，我的解放者！

啊牢房的四壁。

与此同时今夜最伤害我的是

那两面长墙，看上去竟像
已死的母亲们牵着一个小孩的手
走下镇静剂的斜坡。

而我继续待着，
抬起右手，充当双手，
摸索第三只臂，以便在我的
何时与何地之间，教导
人类这无效的大多数。

我刚独自吃过午餐

我刚独自吃过午餐，并且没有任何
母亲，或我可以吗，或请自便，或水，
或那个在玉米穗的雄辩的奉献仪式上、
在更大的鼓掌声之间
要求补偿被耽搁的形象的父亲。

我怎么有可能吃过午餐。怎么有可能在如此
远离碟子时服侍自己吃这些东西，
当我自家的炉膛肯定已破碎，
当就连母亲也不出现在我唇边。
我怎么有可能吃过没有的午餐。

在一位好友的餐桌前我和他那位
刚从世界回来的父亲一块吃午餐，
还有他那些白发姑妈，她们
通过她们所有的寡妇的牙槽
用陶瓷的灰斑的叮当声说话；

还有发出活生生的嘟嘟声的慷慨餐具，
因为它们是在自己的家中。何等的喀嚓声！
而这餐桌上的餐刀
伤遍了我的腭。

在这样一些餐桌上，你品尝
别人的爱而非你自己的爱，
而餐桌上各式食品
不是母亲提供的，满口满口如泥土，
每次艰难的吞咽都是打击；甜品
是胆汁；咖啡是葬礼的油。

现在，当我自家的炉膛已经破碎，
而母亲那声请自便不离开坟墓，
厨房就是黑暗，爱就是痛苦。

如果今夜下雨……

如果今夜下雨，我将
从这里撤退一千年，
也许只是一百。
仿佛什么也没发生，我将
想象我还没来。

或者没有母亲，没有情人，没有想跪下来
窥视底端的那种顽固，只有一个
意图，
像今夜这样，我将赤手梳理
吠陀纤维，我最末端的末端的
吠陀羊毛，一条线的
地狱，一种被同一个钟里
两个钟锤的尖端
牵着走的征兆。

无论我怎样想象自己的生命，
或想象我还没出生，
我都不能成功使自己解除束缚。

那将不是尚未到来的，而是
已抵达又离开的，
而是已抵达又离开的。

那陌生人

那陌生人就这么完了，你跟他
常在深夜里一路说个不休走回来。
现在不会有人等待我了，
我的位置就这么定了，坏事就是好事。

那个热情的晚上就这么完了；
你宽敞的叫嚷和你的呼喊；与你母亲的
闲聊终止，
平时她会为我们递上一杯溢满黄昏的茶。

一切终于就这么完了：假日，
你那哺乳的顺从，你那
要求我不要出去的方式。

那昵称就这么完了，还有
我那处于无穷痛苦中的成年，
以及我们因此没有理由的出生。

我卸下了大海的重负

我卸下了大海的重负
当潮水向我涌来。

让我们永远出发。让我们细味
那首浩瀚的歌，那首
由欲望的下唇表达的歌。
噢无边的贞洁。
无盐的微风拂过。

我闻到远方木髓
倾听深沉的声音，寻找
退潮的钥匙。

而如果我们一头
栽进荒谬里，
我们将以一无所有的黄金覆盖自己，
孵出未诞生的黑夜的

翅膀，它是白天

这孤儿翅膀的姐妹，

只有一只翅膀便不再是翅膀。

黄昏是个厨娘

黄昏是个厨娘，在你
吃饭的桌前徘徊；
你的回忆来了，甚至没呷一口
就饿死，真是悲哀。

但是，一如往常，你的谦逊同意
接受最悲哀的善。
而你拒绝品尝，当你看到谁正
孝顺地走向你吃饭的桌子。

黄昏是个厨娘，穿着围裙
哀求你，为你落泪；那围裙尽管破烂
但听我们说了这么多之后也开始爱上我们。

我也在努力；因为我们没有勇气
自便吃这些鸡鸭。
啊！我们又能自便些什么。

受折磨的逃亡者

受折磨的逃亡者，从同一个
四角形的店铺进来，离开。
怀疑。摆动又摆动，
猛烈地。

有时候我陷入所有逆境，
而在“和谐”的死亡故事里
有一刻我是最漆黑的顶峰。
接着我眼睛下的圆圈神圣地发痛，
我灵魂的锯齿山脊开始哭泣，
善意的氧气强行上路，
不燃烧的也燃烧，甚至
痛苦也使死者笑弯了腰。

但有一天你将不能进来，
也不能离开，当我带着那撮尘土
跃入你的眼睛，逃亡者！

我的耐性是木质的

我的耐性是木质的，
又聋又像植物。

曾经纯粹的白天啊，你这无用的孩子，
赤裸裸出世，此刻你行进的路程
不断在你十二只手足上奔跑，
这种皱眉的交叠
有一天将磨损成
谁知道是什么样的最后尿布。

你由一个个半球构成星座状，在永远
默默无声的美洲——你丰满的羽毛下，
你离我而去，再也没有你含糊的感情，
再也没有你的梦之结——星期天。

而我的耐性被侵蚀。

我转而呼喊：它何时来，那个高谈阔论

又无声的星期天，它何时从墓穴里出来
收拾这破烂的星期六，这恐怖的缝合
——缝起那碰巧生下我们的快乐
和那放逐我们的快乐！

今夜，我在屋子的前门边

今夜，我在屋子的前门边
下了马，我曾在这里
在雄鸡啼声中挥手告别。
屋子锁着，没人应。

那张长凳呢？妈妈曾在那里
向大哥示范如何给马
装鞍，我没装鞍就上了马
穿过道路和田野，一个乡村少年。
那张长凳呢？我在那里离开痛苦的童年，
让它在阳光中发黄……还有那
框住门廊的哀伤呢？

那匹马，一个奇怪地平静的神，
也好像在叫唤，它打喷嚏
和嗅鼻子，在路石上蹬蹄。然后，带着怀疑，

它哀鸣起来，
竖起耳朵。

爸爸一定是在祈祷，也许
他会以为我回来晚了，
我的姐妹们，噤噤喳喳地谈着她们的幻想，
她们都单纯，喋喋不休讨论
不久要开舞会的计划，
而现在几乎一切都已齐备。
我等着，等着，我的心，
是快孵化的蛋，却出不来。

不久前我们离开时还是个
子女众多的家庭，如今没人醒着，甚至没有
一根蜡烛
点在壁龛迎接我们归来。

我又叫，还是没人应。
我们沉默，并开始抽噎，马
又哀鸣、哀鸣个不停。

他们全都在睡觉，永远地，
并且那么安稳，使得我的马终于

也打起盹，不住地点头，
而在瞌睡中，每一次点头都是在说
没事，没事，一切都会没事的。

你们这些人死了

你们这些人死了。

这种死法好奇怪。谁都可以说你们没死。

但是，事实上你们死了。

你们在薄膜背后漂流，像什么也不是的东西，

那薄膜从天顶垂向天底，

来来去去，从黄昏到黄昏，在一个响亮的匣子似的

伤口前颤抖，那伤口对你们是无痛的。好吧，

我向你们保证，生命就在镜子里，

而你们是那独创的：死亡。

当浪潮去了当浪潮来了，一个人要怎样免受惩罚

才能维持死！

只有当惊涛拍岸，只有当

波浪叠波浪，你们才会改变自己的容貌，

并相信你们就快死了，才会发现不属于你们的

第六根弦。

你们死了，在这之前的任何时候都未曾活过。

谁都会认为

既然你们此刻并不存在，那么你们可能存在于

另一个时候。

但事实上你们是一种从来不是生命的生命的

尸体。可怜的命运，

在任何时候都从来不是什么，而只是死！一片

枯叶，在任何时候

都从来未曾绿过。比所有其他孤儿还孤儿！

然而，尽管如此，死人不是也不可能是一种

未曾活过的生命的

尸体。他们已永远死于生。

你们是死的。

这么多的冰雹

这么多的冰雹，仿佛要我回忆
和增加我从
每一场风暴的鼻子下
采集的珍珠。

愿这场雨永不枯竭。
除非我被允许
现在为它而跌倒，或除非他们将我
埋葬在那片将从一切火焰中
涌起的水里。

这场雨，它要多远才能抵达我？
我害怕我身体的一侧终将枯竭。
害怕在我受这些干旱的月份考验之前
雨就停了，这些月份有着难以置信的声带，
为了创造和谐，我们就必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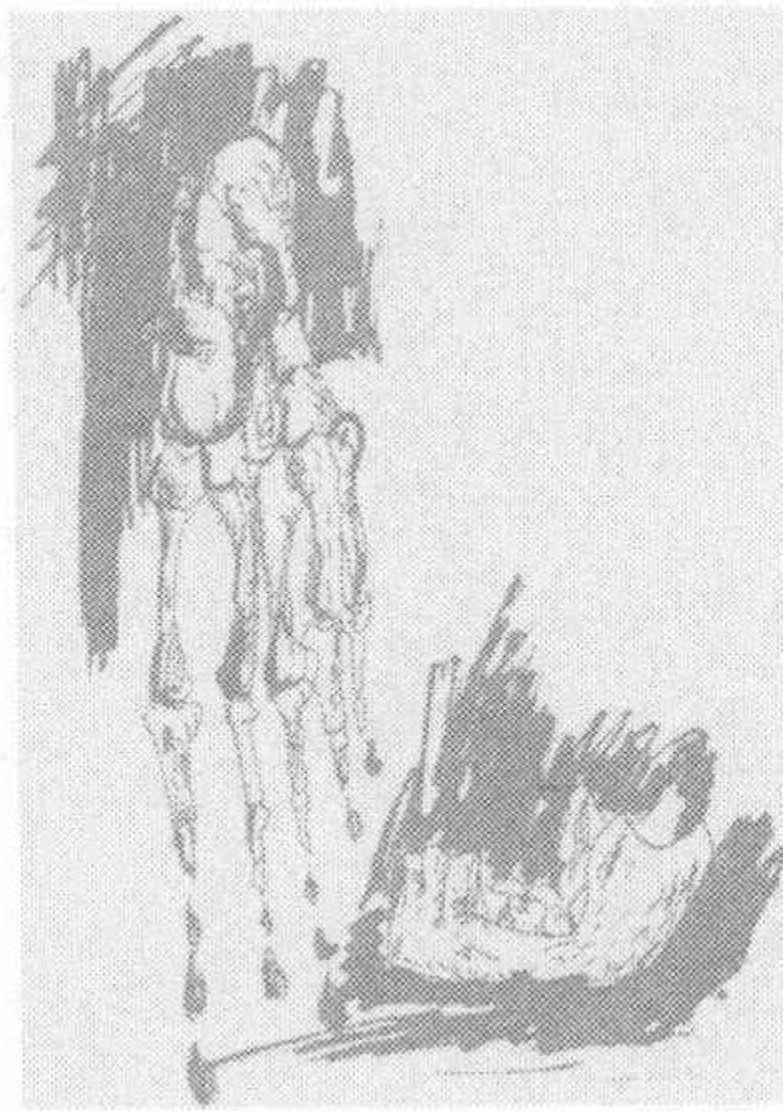
永远通过那声带提高嗓音！并且决不能降低！

事实上我们不是为了下降才提高吗？

歌唱吧，雨，在还没有大海的岸上！

选自《骨头的名单》

1923—1936



骨头的名单

他们大声要求：

——让他同时露出双手。

而这是不可能的。

——他哭泣时，让他们度量他脚步的尺寸。

而这是不可能的。

——让他想一个相同的主意，在零依然无用的时候。

而这是不可能的。

——让他做点疯狂的事情。

而这是不可能的。

——让一群像他的男人干预他与另一个像他的男人。

而这是不可能的。

——让他们拿他跟他自己比较。

而这是不可能的。

——最后让他们唤他的名字。

而这是不可能的。

时间的暴力

全都死了。

多纳·安东尼娅死了，那嘶哑的人，她在村里做廉价面包。

神父圣地亚哥死了，他喜欢少男少女们跟他打招呼，并一视同仁地问候大家：“早上好，何塞！早上好，玛丽亚！”

那个年轻金发女子卡洛塔死了，留下一个很小的儿子，儿子很快也死了，在他母亲死后八天。

我姑姑阿尔比娜死了，当她在屋内走廊为仆人伊莎多拉——那个最可敬的女人缝衣服，她总是歌唱遗传的时态和语气。

一个单眼的老人死了，我忘记他的名字，但他在早晨的阳光里睡觉，在街头锡匠的门前坐着。

拉约死了，那条跟我一样高的狗，被天知道是谁杀了。

卢卡斯死了，我的姐夫，在腰部的平静中，天一下雨我就记起他，我的经验里不会这样想起别人。

我母亲死在我的左轮手枪里，我姐姐在我拳头里和我哥哥在我血淋淋的内脏里，三人被一种悲伤绑在一起，在连续三年的八月里。

音乐家蒙德兹死了，他又高又醉，他在单簧管上练习忧郁的触技法，在音乐的作用下我们街坊的鸡都睡了，在太阳远远没下山之前。

我的永恒死了，而我在唤醒它。

良好的判断

“妈妈，世界上有个地方叫巴黎。那是个很大的地方，很远，真的很大。”

母亲竖起我外衣的衣领，不是因为正开始下雪，而是因为这样一来也许就会开始下雪。

我父亲的妻子爱上了我，走来走去，总是倒退走向我的出生，朝前走向我的死亡。因为我两次是她的：一次是我的告别，一次是我的归来。当我回家，我关上她。这就是为什么她的眼睛赋予我这么多，溢满着我，当场逮住我，一切都通过完成的工作、通过履行的协议发生。

我母亲被我坦白出来了，她的名字被我公开了。为什么她不给我的其他兄弟同样多？譬如说，给最大的维克托，他现在已经这么大了，人们都说：“他看上去像他母亲的弟弟！”也许是因为我走过很多地方！也许因为我生活更丰富！

我母亲赋予我回家的故事一个彩色的开端。在我回家的生活面前，一想到我在两颗心期间穿过她的子

宫，她便会脸红，而当我在谈论灵魂时说“那夜我很快乐”，她便会变得死人般苍白。但更经常地，她变得悲伤；更经常地，她会变得悲伤。

“儿子，你样子真老。”

于是她一步步穿过黄颜色去哭，因为她觉得我老了，在剑刃上，在我面孔的河口。她因我而哭，因我而悲伤。如果我永远做她的儿子，还需要青春吗？为什么母亲们见到儿子们老就心痛，如果儿子们的年龄达不到他们母亲的年龄？为什么，如果儿子们越精疲力竭，就越接近他们的父母？我母亲哭既由于我因我的时间而老，也由于我从不会因她的时间而老！

我的告别从她生命一个点上出发，比我归来到她生命中那个点更外在。由于我归来的时间过剩，我在母亲面前更多是男人而不是儿子。这其中有一种坦率，它今天使我们随着三炷火焰发光。那时我对她说，直到我最终沉默：

“妈妈，世界上有个地方叫巴黎。那是个很大的地方，很远，真的很大。”

我父亲的妻子听罢，继续吃起她的午餐，而她那会死去的眼睛温柔地沿着我的双臂降落。

一生中最严重的时刻

一个男人说：

——我一生中最严重的时刻发生在马恩河
战役中，当他们打伤我的胸部。

另一个男人说：

——我一生中最严重的时刻发生在横滨海啸
期间，我奇迹般获救，躲在一家漆店的屋檐下。

另一个男人说：

——我一生中最严重的时刻发生在我白天睡觉
期间。

另一个说：

——我一生中最严重的时刻发生在我最寂寞的
时候。

另一个说：

——我一生中最严重的时刻是我被关在秘鲁
一座监狱里。

另一个说：

——我一生中最严重的时刻是以侧面使我父亲
吃惊。

最后一个男人说：

——我一生中最严重的时刻还没发生。

我要谈谈希望

我不是以塞萨尔·巴列霍遭受这痛苦。我此刻不是以一个艺术家、一个男人甚至一个简单活着的生命感到痛苦。我不是以一个天主教徒、一个伊斯兰教徒或一个无神论者遭受这痛苦。今天我只是痛苦。如果我的名字不是塞萨尔·巴列霍，我也仍然会遭受这同样的痛苦。如果我不是一个艺术家，我也仍然会遭受这痛苦。如果我不是一个人甚至不是一个活着的生命，我也仍然会遭受这痛苦。如果我不是一个天主教徒、无神论者或伊斯兰教徒，我也仍然会遭受这痛苦。今天，我遭受来自更低处的痛苦。今天我只是痛苦。

此刻我痛苦，没有任何解释。我的痛苦如此深，以致它未曾有过一个原因，可也不缺乏一个原因。它的原因会是什么呢？那个如此重要、以致它也许会停止成为原因的东西在哪里呢？它的原因什么也不是，没有什么可以停止成为它的原因。这痛苦生来是为了什么，为了它自己？我的痛苦来自北风和南风，像某

些珍稀鸟类下在风中的无性蛋。如果我的新娘死了，我的痛苦将是一样的。简言之，如果生命不同，我的痛苦也将一样。今天我遭受来自更上面的痛苦。今天我只是痛苦。

我望着那个饥饿的男人的痛苦，发现他的饥饿距我的痛苦这么远，知道如果我绝食至死，我的坟墓至少会长出一根青草。情人也是如此！他的血是怎样产生的！跟我这没有来源或用途的血正好相反。

直到现在之前，我一直相信宇宙万物都不可避免地是父母或子女。然而瞧啊，今天我的痛苦既不是父母也不是子女。它缺乏一个可以黑暗的背，又有太多可以破晓的胸，而如果他们把它放在一个黑暗房间里它将不会发光，而如果他们将它放在一个明亮的房间里，它将不会投下阴影。今天我痛苦，无论发生什么事。今天我只是痛苦。

发现生命

先生们！今天我第一次意识到生命的存在！先生们！我恳求你们让我独处一会儿，好让我品尝这可畏、自发和新近的生命感情，这感情今天第一次使我狂喜、使我快乐得要流泪。

我的快乐，来自于我感情中从未有过的本质。我的欢悦来自于我以前不感到生命的存在这一事实。如果有任何人说我感到过它，那他一定是在撒谎。他是在撒谎而他的撒谎会把我伤害得很深。我的快乐来自我个人这种对于发现生命的信仰，谁也不能阻挡这种信仰。如果有任何人试图阻挡，他的舌头会掉出来，他的骨头会掉出来，他将冒着捡起别人而不是他自己的骨头好让他自己继续站在我的眼前的危险。

生命从来没有、从来没有存在过，除了现在。人们从来没有经过身边，除了现在。从来没有过房子、街道、空气和地平线，除了现在。如果我的朋友佩里埃这一刻走来，我将告诉他，我不认识他，我们得重新开始。事实上，我什么时候认识过我的朋友佩里埃

呢？今天将是我们第一次相识。我将要求他离开，然后再回来探望我，仿佛他不认识我，就是说，第一次见到我。

现在我不认识任何人不知道任何事。我注意到我在一个陌生的国家，一切都有一种新生的卓越感，有一种神灵显现的不褪色的光。不，长官。别跟那位先生说话。你不认识他，这样突然的交谈会令他吃惊。别把你的脚踏在那块小石上：谁知道，说不定不是一块石，而你会掉进空虚里。小心，我们正在一个完全不认识的世界里。

我活得多么短！我这么新近才出生，没有衡量单位计算我的年龄。我刚刚出生！我甚至还没有活过呢！先生们：我是这么小，我体内几乎装不下这日子。

除了现在，我从未听见过那些大车的喧闹声，它们载满建造豪斯曼大街一座大楼的石头。除了现在，我从未跟春天并肩而行，跟它说：“如果死亡是别的……”除了现在，我从未见过萨克雷克尔圆顶上的太阳的金光。除了现在，从来没有一个小孩接近我，用他的嘴巴深深望着我。除了现在，我从不知道存在过一扇门，还有另一扇门，还有远方的真挚的歌声。

让我独个儿！生命已袭击我所有的死亡。

这座房子再也没人住了

——这座房子再也没人住了——你告诉我——；
他们都走了。客厅、卧室、游廊，全被废弃了。再也没人留下，因为每个人都已离开。

而我对你说：当某个人离开了，某个人仍留着。
一个人穿过的地方，再也不是空的。唯一空的地方，
含有人类的孤独的地方，是没人穿过的地方。新房子
比旧房子更有死亡气息，因为它们墙壁是石头或钢铁的，
而不是人的。一座房子来到世上，不是当人们造好它，
而是当他们开始住它。一座房子只依靠人而活，像一座坟墓。
这就是为什么一座房子与一座坟墓有如此不可抗拒的相似性。
除了房子是由活人供养的，坟墓是由死人供养的。这就是为什么前者站着，
后者躺着。

的确，他们表面上全都离开这座房子了，但实际上他们全都留下来了。
留下来的并不是他们的记忆，而是他们本身。他们也不是留在房子里，
而是继续在房子周围。活动和行动，搭火车或乘飞机或骑马、走

路、爬行离开房子。继续留在房子里的是媒介，是动词里和圆圈里的中介。脚步离开了，吻、宽恕、罪行也离开了。继续留在房子里的是脚、唇、眼、心。否定与肯定、善与恶，都消散了。继续留在房子里的，是行动的对象。

有一个人

有一个人残缺，不是由于打斗而是由于拥抱，不是由于战争而是由于和平。他失去他的脸是因为爱而非恨。在正常的生活过程中失去而非在意外事故中失去。皮科特上校，“破嘴”^①协会主席，他活着，他的嘴在一九一四年被火药吃掉。这个残缺的人我认识，他的脸被不朽和不可记忆的空气吃掉。

活生生的躯干上一张死脸。一张用钉子钉牢在活生生的头上的僵硬的脸。这张脸竟是头颅的背面，头颅的头颅。我曾经见过一棵树转身背向我，另一次看见一条路转身背向我。一棵转背的树只生长在没人死也没人生的地方。一条转背的路只在无死无生的地方延伸。那个因和平与爱、因拥抱与秩序而残缺，并跟活生生的躯干上一张死脸一起活着的人，生于一棵转背的树的影子里，他的存在沿着一条转背的路发生。

由于他的脸是僵硬和死的，因此这个人的全部精

^① “破嘴”或“破脸”，指脸部受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伏兵。皮科特上校是一个真实人物。——译者注

神生活、全部动物表情都在他多发的头颅里、他的胸廓中和他的手足里避难，以便向外翻译。他深处的生命的冲动涌出时，便避开他的脸和他的呼吸、他的嗅觉、他的视力、他的听力、他的言语、他生命中人性的光彩，通过他的胸口、通过他的双肩、通过他的毛发、通过他的肋骨、通过他的双臂和他的双腿和双脚来发挥功能和表达。

残缺的脸，遮掩的脸，封闭的脸，然而这个人是完整的，不欠什么。他没有眼睛而他能看和哭。他没有鼻子而他能嗅和呼吸。他没有耳朵而他能听。他没有嘴巴而他能谈话和微笑。没有前额而他能想并退入他自身。没有下巴而他有欲望又能维生。耶稣认识那个其残缺令其失去功能的人，他有眼而不能看有耳而不能听。我认识这个其残缺令其没有器官的人，他无眼而能看无耳而能听。

高度与毛发

谁不拥有一套蓝衣服？

谁不吃午餐和坐街车，

抽着租来的烟和忍着袖珍版的痛苦？

我这独一生下的人！

我这独一生下的人！

谁不写一封信？

谁不谈点什么非常重要的事，

死于习惯和用耳朵哭泣？

我这无二生下的人！

我这无二生下的人！

谁不叫做卡洛斯或任何别的东西？

谁不对小猫说小猫小猫？

啊！我这独一无二生下的人！

啊！我这独一无二生下的人！

帽、外衣、手套

在法国喜剧院门口，是摄政
咖啡馆；里边有一个隔开的
房间，摆着一张椅和一张桌。
当我进来，不动的灰尘已扬起。

在我橡胶做的双唇间，一根烟的
余烬在冒烟，而在烟中可以看见
两柱浓烟，咖啡馆的胸廓，
而在那胸廓中，一种悲伤的深刻氧化物。

秋天嫁接给秋天这很重要，
秋天与嫩芽结合很重要，
云与一个个半年，皱纹与颧骨。

像一个疯子散发臭味很重要，他假定
雪是多么温暖，乌龟是多么迅捷，
多么是多么简单，何时是何等爆炸性！

黑石叠在白石上

我会死在巴黎，在一个下雨天，
一个我已经记得的日子。
我会死在巴黎——而我不回避——
也许在秋天的一个星期四，就像今天。

那将是个星期四，因为今天是星期四，
我写下这些诗行时，把上臂的骨头
放错了，并且从未曾像今天这样
发现道路已在我面前寂寞地展开。

塞萨尔·巴列霍死了。他们都来打他，
虽然他没有得罪他们任何人；
他们用棍子狠狠打他，还用绳子

狠狠打他。这些都是目击者：
星期四，还有我臂上的骨头，
孤独，还有这雨，这些道路……

那是我的公驴清晰的耳朵中的星期天

那是我的公驴清晰的耳朵中的星期天，
我的在秘鲁的秘鲁公驴（原谅我的悲伤）。
但今天已经是我个人经验里的十一点，
一只眼睛的经验，钉牢在胸膛里；
一次愚蠢的经验，钉牢在胸膛里；
一次大献祭的经验，钉牢在胸膛里。

于是我看到我祖国被描绘的山丘，
今天放眼是丰富的公驴，公驴的儿子们，父母们，
它们回来，涂着信仰的颜料，
我的忧伤的地平线上的山丘。

雕像中的伏尔泰，手持一把剑，
敞开披风，凝望广场，
但太阳穿透我，把越来越多的无机物
从我的门牙里吓跑。

然后我在一块绿石上
做梦，十七岁，
一块我已忘记的数字巨砾，
我手臂的缝纫针谣言中的岁月之声，
欧洲的雨和太阳，以及，我怎样咳嗽！我怎样
生活！
我的头发怎样在认出每星期的世纪时发痛！
以及我那微生物的周期在回升时怎样，
我是说我那杂乱的、梳理得很爱国的头发。

今天我对生命的喜欢少了很多

今天我对生命的喜欢少了很多，
但我还是喜欢活着：我经常这样说。
我几乎摸到我整体的部分，并以给我的话
背后的语言一枪来克制我自己。

今天我摸到我撤退的下巴
而穿着这些瞬间性的裤子我告诉自己：
如此多生命却从来不是！
如此多年却总是我的一周周！
我父母被埋葬，连同他们的石头
和他们没有终点的悲伤的僵硬，
完整版的兄弟们，我的兄弟们，
最后是我自己，这样站着，穿着背心。

我非常地喜欢生命，
但是，当然，
加上我深爱的死亡和我的咖啡馆，

并望着巴黎那些枝繁叶茂的栗树

然后说：

这是一只眼睛，那只也是；这是前额，那个也是

……并重复：

如此多生命而那音调从不负我！

如此多年却总是、总是、总是！

我说背心，说

整体，部分，渴望，说几乎，以避免哭泣。

因为这确是真的，我在附近那座医院里受苦，

从下面仰望我的有机组织

既是好事又是坏事。

我愿永远喜欢活着，哪怕趴在地上，

因为，就像我说过的并让我再说一次，

如此多生命却从来不是！如此多年，

却总是、太总是、总是总是！

今天我诚心诚意想快乐起来

今天我诚心诚意想快乐起来，
快乐起来，用茂叶的态度对待问题，
用兴奋的心情打开、敞开我的房间，像疯子一样，
以及质问，简言之，
依靠在我肉体的信任上，
只为了看他们是否愿意，
只为了看他们是否愿意尝试一下我这即兴的位置，
以及质问，我不断说，
他们为何在我灵魂中这么狠狠打击我。

因为我实质上想快乐起来，
走动而没有拐杖、世俗的谦逊或黑公驴。
因此有这个世界的各种知觉，
虚拟语气的歌曲，
我那丢失在我的凹处的铅笔
和我深爱的那些用来哭泣的器官。

可说服的兄弟，同志，
散发伟大气息的父亲，凡俗的儿子，
朋友和敌人，达尔文庞大的文件：
那么，在哪个时辰，他们会带着我的画像前来？
在愉悦时？也许在愉悦被包上裹尸布时？
更早？谁知道，在争辩时？

在免戒室，同志，
拒绝和观察的同胞，邻居
——在你那巨大的脖子上，不合时宜，
没有线，升降着我的希望……

从干扰到干扰

从干扰到干扰

你起来陪我孤单；

而我意识到这种踮着脚走路，

我手里一块面包，脚下一条道路，

而我那一直黑得溢出泡沫的外貌

正在扮演毛发直竖的角色。

你已经点燃你充气的暴力，

向后，另一个时代，可是

你如今在葬礼的手臂上支持我，

在葬礼的手臂上支持事物的进程，

在葬礼的手臂上概括着事物的死亡。

但是，实际上和此后

我们与生活打交道，

当那时候的事实在你手中长出鬃毛，

像浇水般跟随你的窸窣声，

当你简而言之遭受袋鼠之苦，
忘记我并依然支持我，小数目的伙伴啊，
被带刺冠的日子鞭打，
忘记我并在我胸边支持我，
立起两脚来拥抱我的驴子啊；
对你的粪便怀疑一会儿吧，
观察空气怎样开始冲天而起，
亲爱的卑微人，
可怜的卑微人，
有脚后跟的人，爱我吧，陪我……

请记住有一天
一只穿长袍的黑鸟将歌唱
在我终于赤裸的吨的上空。
(一只黑鸟确实在歌唱，叼着我的克的丝带)
它将穿着这天生的呜咽的鞋歌唱，
有脚后跟的人啊，
并同时地、悲戚地，
将穿着我的脚步声的鞋歌唱，
而不听它，可怜的卑微人啊，将是坏事，
将是侮辱和叶子，
忧伤、辫子、静止的烟。

一条狗站在一块石头的边缘
是曲线中的飞行；
也把这点记住，大到了顶的人。
你将被相反海岸的低重量提醒这点，
被伟大寂静的临时重量提醒这点，
加上被一月月和从一年年归来的事物提醒这点。

想想，冷静地

想想，冷静地，不怀偏见地，
想人是可悲的，老咳嗽，然而
却在他泛红的胸膛里获得快乐，
想他唯一做的事情是用日子
来构造他，
想他是一头沮丧的哺乳动物，梳理他的毛……

想想

人从工作中轻柔地出来，
使老板发出回响，使下属发出声音，
想时间的示意图
是他奖章上的永恒透视图，
而他半开的眼睛
自遥远的时候起
就在研究他饥饿的群众方程式……

了解到，不费力地，
人有时候停下来，思考，
仿佛他想哭，
接着，像一件东西不得不躺下来那样，
变成一个好木匠，流汗，杀戮
然后唱歌，吃午餐，解开纽扣……

还有，想想
人确实是动物，
不过，却在转身时用他的悲伤撞我的头……

最后，检查
他不协调的部分，他的厕所，
他在结束残暴的一天时的绝望，擦掉他……

了解到
他知道我爱他，
理解我怀着深情恨他，以及，简言之，
不在乎他……

想想他一般的文件
以及用放大镜细看那张
证明他出生时非常微小的证书……

我向他示意，
他走来，
而我拥抱他，受感动。
那又有什么不同！受感动……受感动……

而如果在说了这么多话之后

而如果在说了这么多话之后

话本身活不了！

如果有了鸟儿的翅膀之后

站着的鸟儿活不了！

真的，那倒不如

把一切都炸掉算啦！

生来竟要靠我们的死来活！

竟要通过我们自己的灾难

把我们从天空升到大地上，偷看

时辰用我们的影子扑灭我们的黑暗！

真的，那倒不如

把一切都炸掉算啦，谁在乎！……

而如果在这么多历史之后，我们死去，

不再死于永恒，

而是死于那些简单事物，像

在家里或开始思考！
而如果接着我们根据
对天体的高度的判断
而突然间发现我们
正靠梳子和一块手绢的污斑来活！
真的，那倒不如
把一切都炸掉算啦，还等什么！

人们将会说我们
一只眼睛里有这么多悲伤
而另一只眼睛，有这么多悲伤，
而两只眼睛，当它们在看，有这么多悲伤……
那就！……还用说！……那就……还等什么！

但是在这快乐结束之前

但是在这快乐
结束之前，那就先拦住它再失去它吧，
给它量一下腰身，要是它超过你的姿态，
那就超过它，
看它伸开手脚躺在你的尺寸里是否合适。

我了解它，知道它的奥秘，
尽管有时候我不了解，例如这快乐
独自走着，倚着你的不幸，
或为了讨好你而在你的指骨上敲打。
我很了解它是独特的，与一种
孤寂的智慧形影相随。

你耳中的软骨看上去很漂亮
因此我写你，我沉思你：
在你梦中别忘了想到你是快乐的，
想到快乐结束时是一个深刻的事实，

但是当它抵达时它扮成
一个死号角的混乱味。

对你的死吹口哨，
潇洒地歪着帽，
对准目标，你摇摆着，去赢你的楼梯之战，
昂首之士兵，谷物之哲学家，梦之机制。
(你认识我吗，动物？
我允许自己被比较吗，像一个面积？
你不回答，你默默望着我，
透过你的语言的年代。)

像这样摇摆你的快乐，你的舌头
将再次呼喊着想它，将再次斥责它，
因太不幸而不能维持的快乐。
它反而会暴烈地结束，
一个齿状的、燧石似的印记，
而之后你将听见我如何沉思
而之后你将触及你的影子如何是我自己剥光的
影子
而之后你将嗅出我如何痛苦。

大地的和磁性的

真诚和绝对秘鲁的机器构造，
是那座变红的山！
理论和实践的土壤！
才智的犁沟：例子；那块巨石及其随员！
马铃薯田、大麦田、苜蓿田，好事物！
耕作融合一种令人惊讶的工具等级制，
且使风与牛叫声融合，
使水与它耳聋的古老融合！

四个一组的玉米，生日相反，
我透过我的双脚听见它们如何迁走，
我听见他们返回，当大地
与天空的技术碰撞！
突然的分子！简洁的原子！

啊人类的田野！
缺乏太阳和营养的大海，

和对一切怀着汪洋的感情！
啊在黄金内部找到的各种气候，准备好！
啊大山脉似的知识分子之地，
有宗教、有田野、有小鸭！
经过时浑身散文
驻足时浑身诗歌的厚皮动物！
怀着司法感情到处窥探的老鼠！
啊我生命的爱国驴！
小羊驼，我那无尾猿的优雅的民族后裔！
啊距影子不到一个镜子的光，
它是有逗号的生命和有线条的尘土，
而这就是为什么我满怀敬畏，爬过思想直达我的
头骨！

在那株伸开的辣椒的时代里收获，
在那些高挂在男人太阳穴上的灯笼的时代里
收获，
和在那个被从华贵的贝雷帽取下来的人的时代里
收获！
家禽饲养场的天使们，
由一个鸡冠的差错造成的鸟儿们！
和从有神殿的山谷摘来的火辣的鸟胡椒一齐
炸来吃的雌天竺鼠或天竺鼠！

(大秃鹰？去你妈的大秃鹰！)

用一根快乐的树干和一枝不相上下的柄的

恩典做成的基督教原木！

地衣的家族，

在我这张最谦卑的纸上

对之表示尊敬的

玄武岩队形的

物种！

四则运算，我减你

以拯救那棵橡树和使它沉入英镑里！

当场被抓的斜坡！

泪水汪汪的美洲驼，我自己的灵魂！

我秘鲁的锯齿山脊，世界的秘鲁，

和球体底部的秘鲁：我黏附着！

晨星们，如果我使你们芳香，

在这个头颅里焚烧古柯叶，

而天顶的盖子们，如果我一次脱帽

就掀开我十个太阳穴的盖子！

手臂播种，疲倦，走路！

正午基础上的雨，

在瓦片屋顶下，而不倦的高度在屋顶

啃食着

而斑鸽把她的颤音切成三片！

现代的下午和微妙的
考古黎明的轮流！
比人晚又比人早的印第安人！
我在两支长笛上明白这一切
而我让自己在一支克那笛上被明白！
至于别人，他们可以把我甩掉！……

老驴们思想

我要精心打扮一番
像一个音乐家去看他，
我将与他的灵魂碰撞，用我的手揉他的命运，
我将让他心平气和，因为他时而是一个灵魂，
简言之，我将让他
可能死在他死去的身體上。

他今天可以在这种寒冷中扩展，
可以咳嗽；我看见他打哈欠，在我耳中复制
他那不祥的肌肉运动。
我也是这样谈一个男人，谈他积极的盘子，
以及（有何不可呢？）谈他处死波耳多树，
那可怖、奢华的细丝；
谈他雕有一条小狗的银头手杖
以及谈那些孩子，他提起他们时
称他们是他的服丧的小舅们。

这就是为什么我今天要精心打扮成一个音乐家，
我将与他那个老是管我的闲事的灵魂碰撞……

但我将永不会再见不到他在他的早晨的脚下

刮脸；

永不会，决不会，不会什么！

看看是什么！好一个什么！

他的永不，好一个永不中的永不！

选自《关于野蛮的布道》

1936—1938



巴黎，1936 年 10 月

我是唯一从这一切离去的人。
从这张凳走开，从我的裤衩，
从我伟大的处境，从我的行动，
从我这个对半切开的数目，
我是唯一从这一切离去的人。

从香榭丽舍大道或当月亮的
奇异的小巷转弯时，
我的死亡走开，我的摇篮离去，
还有，被人民包围、孤零零、割断，
我的人类外表转过身来
逐一遣散它的影子们。

我离开一切，因为一切
依然提供我的不在场证据：
我的鞋、它的孔眼和它的泥巴，
甚至我自己那扣上钮扣的衬衣的
肘部的弯处。

饥饿男人的轭

我从自己的牙齿间走出来抽烟，
喊、推、
拉下我的裤衩……
我空着肚，我空着肠，
悲惨把我从我自己的牙齿间拉出来，
在我的衬衣袖口被一根小棍勾住。

现在连一块石头
也不给我坐？
连那块把那个分娩的女人、那个羔羊的母亲、
那个原因和根茎的母亲绊倒的石头，
现在也不给我？
至少那另一块，
它已畏缩地穿过我的灵魂！
至少
那块石灰质或那块邪恶的（谦卑的海洋）
或那块再也不值得被拿去掷向人的，
就把那块给我！

至少那块可能会被他们发现独自躺在一次
侮辱中的，
就把那块给我！
至少那块扭歪和被踩顶的，在那上面
只响过一次道德端正的步伐的回声，
或者，至少那另一块，在愤慨的曲线中猛扔出去，
它将自己掉下，
坦率承认真实的内部，
就把那块给我！

一片面包，也不给我？
现在我不必成为我永远必须成为的，
但给我
一块石头坐坐，
但给我
请给我一片面包坐坐，
但给我
用西班牙语
简言之，一点什么，吃、喝、维生、休息，
然后我就会离去……
我变得奇形怪状，我衣衫
褴褛又肮脏
而我现在什么也没有，这太丑了。

用于朗诵和歌唱的诗

我知道有一个人
在她的手中日夜寻找我，
并于每一个时刻在她的鞋中寻找我。
难道她不知道黑夜已经和靴刺一同
被埋藏在厨房背后？

我知道有一个人以我的四肢做成，
当我把她做成整体时，我的腰正好奔驰
在她那精确的小石上。
难道她不知道花在她肖像上的硬币
再也不会回到她的柜子？

我知道那一天，
但太阳已逃离我；
我知道她和另一个人的勇敢
在床上表演的普遍性的戏和那温水
那温水的肤浅的次数是一座矿山。

那个人有可能小得连她的脚
也踩在她身上吗？

一只猫是她和我之间的边界，
就在它的水的度量单位的边缘。
我看到她在街角，她的衣服——曾经
是一株爱打探的棕树——解开又掩上……
除了变换哭泣的方式她能干什么？

但她不断寻找我。这是怎样一个故事啊！

他正在奔跑

他正在奔跑、行走、逃离
他的双脚……

他跟着他的云上的两片云走，
杜撰地坐着，他悲伤的为了，
他葬礼的因此，插在他手里。

他逃出一切，行走
在无颜色的抗议之间；他往上
逃离，往下
逃离，以教士的步伐，
逃离，双臂升起罪恶
逃离，单独逃离，
直接奔向独自呜咽。

无论他去哪里，
远离他粗糙、刻薄的脚跟，
远离空气，远离他的旅程，

为了逃出、逃出、逃出、逃出他的
双脚——一个男人用双脚
逃跑了那么多之后站着——无论去哪里
他都有一种奔跑的渴望。

而既不是树，如果它以黄金赞同铁！
也不是铁，如果它覆盖树的枯叶！
什么也不，除了他的双脚，
什么也不，除了他短暂的寒颤，
他的为了活着，他的因此活着……

我留在这里

我留在这里，温暖我浸溺其中的墨水，
倾听我的另一个洞穴，
有触角的夜晚，抽象的白天。

未知的事物在我的扁桃体里震颤，
而我每年一度的忧伤使我嘎吱作响，
阳光的夜晚，月色的白昼，巴黎的落日。

然而，就在今天，在黄昏降临时，
我也仍在消化那最神圣的不确定，
母亲的夜晚，曾孙女的白昼，
双色的，骄奢淫逸的，迫切的，迷人的。

而我
依然抵达，我乘坐一架两座位飞机抵达我自己，
在国内的早晨下，当浓雾
从瞬间里永恒地出现。

然而，
即使是现在，
在经历了我从中取得快乐的、有博士学位的
杆菌的
彗星之后，
事实是——温暖、倾听者、地球太阳和月亮
似地——
我没人认出地穿过墓园，
向左转，用一对
十一音节的诗行割草，
用坟中的岁月、无限的公升、
墨水、钢笔、砖和宽恕。

和平、黄蜂、脚后跟、山坡……

和平、黄蜂、鞋后跟、山坡，
死者、公升、猫头鹰，
场所、癣、石棺、玻璃、黝黑女人，
无知、水壶、祭台助手，
滴、遗忘，
君主、表兄弟、大天使、针，
牧师、乌木、拒绝，
部分、品种、昏迷、灵魂……

柔韧、藏红色、外部、整齐，
便携、老、十三、沾血，
被拍照的、准备好的，肿胀的、
联络的、长的、系丝带的，背信弃义的……

燃烧、比较，
生活、愤怒，

打击、分析、聆听、颤抖，
垂死、坚持、成功、哭泣……

之后，这些，这里，
之后，上面，
也许、而、背后、这么多、这么不，
下面、可能、远，
总是、那、明天、多少，
多少！……

恐怖的、奢侈的、最慢的，
威严的、无结果的，
不祥的、惊厥的、喝醉的、致命的，
整体的、最纯洁的、忧郁的，
痛苦的、邪恶的、有触觉的、深刻的……

被压垮、睿智、体面

被压垮、睿智、体面，
他正嚎叫；平静、沉思、惨白、发伪誓，
他正离开，他正归来，他正回答，他正
蓄势待发，
有预言能力、猩红、不可抗拒。

在人前、在杯里、在土里、在煤里，
他飞起，他摇晃，金舌，红脸，
他翻滚，恭维，
在丝绒中，在泪水中，他退缩。

想记住？想坚持？想离开？想原谅？
皱眉，他终将
躺着、粗暴、惊骇、似墙，
他打算给自己盖章，搞不明白，毁灭。

不可攻击地，不受惩罚地，
黑色地，他将嗅气味，他将明白，
他将口头地打扮，
他将不确定地离开，他将恐慌，他将遗忘。

这么热，使我感到冷

这么热，使我感到冷，
忌妒我姐啊！
狮子舔我影，
老鼠啃我名，
灵魂我母啊！

我走向深渊边缘，
邪恶我姐夫啊！
毛虫玩它的声音，
声音玩它的毛虫，
肉体我父啊！

我的爱情面对我，
鸽子我祖母啊！
我的恐惧跪下，
我的痛苦倒立，
灵魂我母啊！

直到一个无二的日子，
坟墓我妻啊，
我最后之铁发出
睡蛇的声响，
肉体我父啊！……

对眼镜有信心

对眼镜有信心，不是对眼；
对楼梯，不是对梯级；
对翅膀，不是对鸟
而且只对你自己，只对你自己，只对你自己。

对恶有信心，不是对为恶者；
对杯，不是对酒；
对尸，不是对人
而且只对你自己，只对你自己，只对你自己。

对众多有信心，但不再对一；
对河床，不是对激流；
对裤衩，不是对两腿
而且只对你自己，只对你自己，只对你自己。

对窗有信心，不是对门；
对母亲，而不是对那九个月；
对命运，而不是对金骰子
而且只对你自己，只对你自己，只对你自己。

阿方索^①，你在望着我

阿方索，我知道，你正从那个
不能安抚的水平望着我，那里居住着
一排排永远和永不。

（那天晚上你睡觉，在你的梦
和我的梦之间，在里布路）

显然，

你那忘不了的混血儿听到你漫步
在巴黎街头，在电话里感到你变得沉默
并在电线上听到你最新的动作
在形成，那是一次干杯
为深沉，为我，为你。

我依旧

买“酒、牛奶，计算一毛毛钱”
在我的外套里，这样我的灵魂就不会

① 阿方索是巴列霍在巴黎认识的秘鲁音乐家。——译者注

在同一件外套里看见我，亲爱的阿方索，
以及在我复合的太阳穴的简单光线下；
我依旧受苦，但你，再也不了，永远不了，兄弟！
（他们告诉我，在你几个世纪的痛苦中，
可爱的生命啊，
可爱的存在啊，
你制造一个个木质的零。真的吗？）

在你经常跳探戈的“夜总会”，
你愤慨的作品演奏它的心，
护送你自己，为你自己
而哭泣，也为你酷似你的影子，
富尔加先生，那老板，已经老了。
告诉他吗？向他复述吗？再也不了，
阿方索；永不了。

学校旅馆照常开放，
他们依旧买柑橘；
但我受苦，像我告诉你的，
甜蜜地，当我回忆
我们一起受苦，在我俩的死亡中，
在那个双重坟墓的洞孔里，
一个是有你的生命的那个坟墓的洞孔，

一个是有你的呼应者的这个红木坟墓的洞孔，
我受苦，喝了一杯你，席尔瓦，
一点儿提神饮料，像我们老爱说的，
而之后，嗯，就不管那么多了……

这是三次干杯的另一次，
庄严、不同，
以酒、以世界、以杯，我们多于一次
举向肉体和少于一次
举向精神的干杯。
今天甚至更不同；
今天我受的苦很甜，
我代表坚强的基督喝你的血，
我代表软弱的基督吃你的骨，
因为我爱你，二对二，阿方索，
而我几乎可以永远这样说。

自然之书

呜咽教授——我对一棵树说——
水银之杖，咕哝的
椴树，在马恩河畔，一个好学生
正在你一层层的卡片里，在你的枯叶里，
在明显之水和虚假太阳之间，
阅读他的红心三，他的方块皇后。

天堂篇章校长，
热情苍蝇校长，驴群的人为安静校长，
深刻愚昧校长，一个坏学生
正在你一层层的卡片里，在你的枯叶里，
阅读那使他疯癫的对理性的热望，
和使他狂野的对错乱的渴求。

叫喊专家、意识之树，强大的、
似河流的、双重的、太阳的、双重的、幻想的、
鲜红玫瑰的鉴赏家，完全

嫁接，直到你在刺痛中流血，一个学生
正在你一层的卡片里，在你的枯叶里，
阅读他早熟的、陆生的、火山似的黑桃王。

啊来自一直如此愚昧的教授！
啊来自在空气中如此颤抖的校长！
啊来自如此俯身的专家！
啊榎树！啊在马恩河畔低语的杖！

愤怒把一个男人捣碎成很多男孩

愤怒把一个男人捣碎成很多男孩，
把一个男孩捣碎成同样多的鸟儿，
把鸟儿捣碎成一个个小蛋；
穷人的愤怒
拥有一瓶油去对抗两瓶醋。

愤怒把一棵树捣碎成一片片叶子，
把叶子捣碎成大小不同的芽，
把芽捣碎成一条条清晰的沟槽；
穷人的愤怒
拥有两条河去对抗很多大海。

愤怒把好人捣碎成各种怀疑，
把怀疑捣碎成三个相同的弧，
再把弧捣碎成难以预见的坟墓；
穷人的愤怒
拥有一块铁去对抗两把匕首。

愤怒把灵魂捣碎成很多肉体，
把肉体捣碎成各不相同的器官，
再把器官捣碎成八度的思想；
穷人的愤怒
拥有一把烈火去对抗两个火山口。

密度与高度

我想写，但出来的是泡沫，
我有这么多要说，却咽住了；
说出的数字没有一个不是数目，
书面的金字塔没有一个没有核心。

我想写，但我感到自己像美洲狮；
我想给自己加桂冠，却戴上洋葱冕。
说出的咳嗽没有一个不变成雾，
没有神或神之子不被剥夺成长。

那么，让我们去吃青草、
呜咽的鲜肉、呻吟的果实、
我们的罐装的忧伤灵魂。

让我们走吧！让我们走吧！我受伤了；
让我们去喝那已被喝过的酒，
让我们走吧，渡鸦，去让你的母渡鸦受孕。

一个男人正瞧着一个女人

一个男人正瞧着一个女人，
正立即地瞧着她，
她有着土地华贵的疾病，
他双手地望着她，
他双胸地打倒她，
他双肩地抬走她。

于是我用力压住我那
巨大、白色、热情的肋骨，问自己：
而这男人
难道他没有一个儿子，作为成长中的父亲？
而这个女人，难道没有一个孩子，
作为她明显的性征的建设者？

因为此刻我看见一个孩子，
一个充满活力、充满激情、百足的孩子：
我看见他们看不见他

正在他们之间擤鼻子，摇尾巴，穿衣服；
因为我接受他们俩：
处于扩大状态的她，
处于金色干草弯曲部分的他。

于是我喊出声来，在他们没有停止
活着的情况下，在他们没有
在我崇拜的搏斗中再次颤抖的情况下：
幸福被迟到地，
尾随，被那父亲、
那儿子、那母亲！
圆满、熟悉、
没人感觉或爱的瞬间！
从什么样的失音症的彩色的眼花缭乱
《雅歌》被表演了！
从怎么样的一根树干，开花的木匠！
从什么样的一个完美的腋窝，虚弱的桨！
从什么样的一个蹄，两个前足！

九只怪兽

而且，不幸地，
痛苦每刻都在世界上增长，
每秒增长三十分钟，一步一步，
而痛苦的本质，是双倍痛苦
而殉难的条件——食肉的，贪婪的——
是双倍痛苦，
而最纯粹的青草的功能，是双倍
痛苦
而生命的善，我们的双重痛苦。

从来没有，人类的男人们啊，
从来没有这么多的痛苦在胸膛里，在翻领里，
在钱包里，
在玻璃杯里，在肉铺里，在算术里！
从来没有如此多痛苦的感情，
远方的控诉从来没有如此靠近，
火从来没有扮演过这么好的严寒角色！

从来没有，卫生部长先生，健康从来没有
如此致命，

而偏头痛从前额提炼如此多的前额！

柜子在它的抽屉里藏着如此多痛苦，

心在它的抽屉里，如此多痛苦，

壁虎在它的抽屉里，如此多痛苦。

不幸在增长，兄弟的男人们啊，
比机器快，以十部机器的速度，随着
卢梭的家畜增长，随着我们的胡子；
邪恶增长，理由我们不知道，
它是洪水，有自己的液体，
自己的泥浆和自己坚固的云！
不幸使位置颠倒，它使
乏味的幽默对人行道而言
是垂直的，
眼被看耳被听，
而这只耳在闪电时刻
响了九下，在小麦时刻
放出九阵狂笑，在哭泣时刻
发出九种女性声音，在饥饿时刻
唱出九首赞美诗，而九个霹雳
和九击，不如一声尖叫。

痛苦抓牢我们，兄弟的男人们啊，
从背后，从侧面，
在电影中使我们狂野起来，
把我们钉在留声机上，
又把我们 from 床上拔掉，直立地掉在
我们的车票上，我们的信件上，
而受苦是非常严重的，也许该祈祷……
因为，由于
痛苦，有些人
出生，另一些成长，另一些死去，
还有一些生了而不死，另一些
未生而死，还有一些
不生不死（最多）。
所以，由于
痛苦，我悲伤
到了头顶，更悲伤到了脚底，
看到面包上了十字架，芜菁
流血，洋葱和一般来说
只是面粉的谷物哭泣，
盐变成尘土，水逃亡，
酒变成“你们看这个人”，
雪如此苍白，太阳如此炽热！
怎可以，人类的兄弟啊，

不告诉你我再也不能忍受了，
再也不能忍受这么多的抽屉，
这么多的分钟，这么多
壁虎和这么多颠倒，这么多远方和这么多
对渴望的渴望！

卫生部长先生：怎么办？

啊！不幸地，人类的男人，
有太多，兄弟们啊，太多太多事情可做。

一个男人肩上扛着一个面包经过……

一个男人肩上扛着一个面包经过。

他酷似我，我是不是要因此写一首关于他的诗？

另一个坐下，搔痒，从腋窝里抓出一只虱子，

掐死它。

你还敢谈论心理分析吗？

另一个手里拿着一根棍进入我的胸膛。

我是不是要因此跟医生讨论苏格拉底？

一个跛脚男人牵着一个小男孩。

我是不是要因此读安德烈·布勒东？

一个男人打寒颤，咳嗽，咯血。

用这来影射我深处的自我行吗？

另一个在泥土中抓骨头和躯壳。

这样我又如何写无限呢？

一个石匠从屋顶摔下来死了，再也不能吃午餐。

这样我又如何想出新隐喻和韵律呢？

一个商人骗了顾客一克。

这样我是不是要谈论四维呢？

一个银行家造假账。

我应该在剧院里用什么样的脸流泪呢？

一个残废者将一只脚搁在背后睡觉。

是不是应该找一个人来谈谈毕加索？

有人在一个墓边哭泣。

那么，还考虑进什么大学？

一个男人在厨房里擦枪。

这个时候还谈什么来世？

有人走过，算着手指。

怎能谈论非自我而不大哭？

有些日子我感到一种强烈的政治需要

有些日子我感到一种强烈的政治需要，
要去爱，要去吻两颊柔情，
我感到远方还有一种没有遮掩的
欲望，另一种要去爱的欲望，主动或被迫，
去爱任何恨我的人，任何撕碎他的纸的人，
那个小孩子，
那个为正在哭泣的男人而哭泣的女人，
酒的国王，水的奴隶，
任何藏在他的愤怒里的人，
任何流汗的人，任何经过的人，任何在我
灵魂里摇撼他的身体的人。
因此我要调整
跟我说话的无论谁的辫子；士兵的头发；
伟大者的光；小孩的伟大。
我要直接为哭不出来的无论谁
熨一块手绢，
而当我悲哀或快乐刺痛我，
我要缝补儿童和天才。

我要帮助好人变得坏一点儿
而我太想坐在
左撇子的右边，回答缄默者，
尝试尽我所能
对他有用，我还非常想
替那瘸一条腿的男人洗脚，
和帮助那个独眼的邻居睡觉。

啊，要，这个，我的，这个，世界的，
人类间和地方观念的，成熟起来！
它来的恰是时候，
来自基础，来自公共穹棱，
还有，来自远方，使我想吻
歌手的围巾，
而无论谁受苦，就贴着他的油炸锅吻他，
耳聋的男人，就贴着他脸边的呢喃吻他，无畏地，
无论谁把我忘在我胸膛里的东西给我，
我就贴着他的但丁、他的卓别林、他的双肩
吻他。

最后，我要，
当我处于暴力的著名边缘，
或当我的心充满了胸膛，我要

帮助任何微笑的人大笑，
把小鸟摆正在那邪恶男人的后颈，
照顾烦人的病人，
向小贩买东西，
帮助杀人者杀人——可怕的事情——
我要对自己好，
在一切方面。

今天一块碎片嵌入了她

今天一块碎片嵌入了她。

今天一块碎片紧紧嵌入了她，击中她，
紧紧地、坚硬地，嵌入了她的存在模式，
嵌入了她的著名的一分辅币。

命运可怕地伤害她，

在一切方面；

门伤害她，

她的腰伤害她，使她

渴求，烦恼

和渴求玻璃杯而不是渴求酒。

今天，空气的可怜邻居

偷偷地从它的教条里飘出烟；

今天，一块碎片嵌入了她。

辽阔追逐她

保持一种表面的距离，保持一种广大的联系。

今天，空气的可怜邻居从这边脸颊

长出北方，又从那边脸颊长出东方；
今天，一块碎片嵌入了她。

谁，在这些严酷而易消亡的日子，
会买一小撮有奶油的咖啡，
谁，没有她，会走在她的小道上直到灯亮？
谁又会是星期六七点？
悲伤的是那些碎片，它们嵌入了她，
一个人，
准确无误地！
今天，一道在神谕中扑灭的火焰嵌入了这个
出门的可怜邻居，
今天一块碎片嵌入了她。

痛苦伤害，年轻的痛苦，
孩子的痛苦，巨大的痛苦狠狠打击
她的双手，
并给了她渴求，烦恼
和渴求玻璃杯而不是渴求酒。
这可怜，可怜的小东西！

拍手和吉他

此刻，在我们自己之间，就在这里，
跟我来，牵着你肉体的手，
让我们一起吃顿正餐，把生命
当做两个生命共度一会儿，把我们的
死亡作为其中一部分。

此刻，跟你自己来，帮我一个忙，
以我的名义呻吟，以暗夜的光，
在光中你牵着你灵魂的手
而我们踮着脚尖逃离我们自己。

走向我，是的，走向你，是的，
以均匀的脚步，来看我们两个脚步不均匀，
踏入要告别的位置。
直到我们回来！直到回来！
直到没文化的我们能阅读！
直到我们回来，让我们说再见！

步枪对我有什么意义？
听我说；
听我说，如果子弹已环绕在我的签名的射程
步枪对我有什么意义？
子弹对你有什么意义，
如果步枪已在你的气味里冒烟？
这一天我们将在一个盲人的怀中
掂量我们的星星，
而你一向我唱歌，我们就哭泣。
这一天，美丽的女人，以你均匀的脚步
和你那被我的警惕迎接的信心，
我们将走出我们自己，双双对对。
直到我俩变盲！
直到
我们在如此多的回来中哭泣！

此刻，
在我们自己之间，牵着
你甜蜜的性格的手，
让我们一起吃顿正餐，把生命
当做两个生命共度一会儿，把我们的
死亡作为其中一部分。
此刻，跟你自己来，帮我一个忙

唱点什么，
用你的灵魂演奏，拍手。
直到我们回来！到时候见！
直到我们分手，让我们说再见！

让百万富翁赤裸裸走路，
一丝不挂！

让百万富翁赤裸裸走路，一丝不挂！

谁用财富建造他的死床就给谁羞辱；
谁迎接就给谁一个世界；
谁在天空中播种就给谁一张椅；
谁完成他所做的，保留那最初的，就为谁流泪；
让穿靴刺者行走；
让墙在另一堵墙不再增长的地方倒塌；
让不幸的人拥有他全部的不幸，
谁笑就给谁面包；
让胜利失败，医生死去；
让血中有牛奶；
让一支蜡烛给太阳添光，
让二十添上八百；
让永恒从桥下经过！
谁穿衣服就鄙视谁，
让脚被手加冕，尺寸适合；

让我自己坐在我身边！
为刚好适合那个子宫而哭泣，
谁在空气中看见空气谁就得到赐福，
给敲一下的锤子很多年的钉子，
让赤裸者被剥光，
让斗篷披在裤衩上，
让紫铜发光，费用由其盘子付，
谁从泥土掉向宇宙谁就崇高，
让嘴巴哭，让目光呻吟，
让钢停止忍耐，
给可携带的地平线穿线，
给石砌小路十二座城市，
谁跟他的影子游戏就给谁一个星球，
让丈夫和妻子的一小时变做一天，
给赞美土壤的犁一位母亲，
用两个印封封住液体，
让满口东西的人点名，
让后代们成为后代，
让鹤鹑成为鹤鹑，
让杨树和树的种族成为杨树和树的种族；
让大海跟循环的期望相反，击败它的儿子，
让灰发者击败哭泣，
别打扰小毒蛇，同胞们，

用七根圆木犁开火焰，
活着，
让高度被升起，
让深度降得更深，
让浪潮驱动它行走的脉搏，
让地窖的休战成功！
让我们死去；
每天洗涤你的骨骼；
别注意我，
让鸟儿用爪抓暴君和他的灵魂；
谁独自过日子就给谁抓出一个可怕的污点；
麻雀们抓天文学家、麻雀、飞行员！
发出雨，发出太阳，
密切注意朱庇特，注意你的金偶像的窃贼，
把你的手迹抄在三个笔记本里，
在已婚者说话、孤单者沉默时
向他们学习；
给心上人吃点什么，
让魔鬼在你手上喝点什么，
以你的后颈为正义而斗争，
平等相待，
让那棵橡树满足，
让两棵橡树间的美洲豹满足，

让我们成为我们，
让我们在这里，
感到水如何在海洋里扬帆，
营养你自己，
让错误被察觉，因为我正在哭泣，
接受吧，当山羊和它们的小山羊爬上悬崖；
打破上帝规定的做人类的习惯，
长大吧！……
他们在唤我。我转过身来。

恶人可能要来

恶人可能要来，肩上驮着王位，
而好人，一路陪着他；
布道可能会说“是”，祈祷说“不”，
小径可能把岩石切成两半……

大山开始可能是小丘，
小梗可能是橡树，雪松是幼树，
二百可能等待六十，
肉体可能重获它的三个头衔……

火的概念中雪可能太多，
尸体可能躺下来等待我们，
闪光可能是臃肿的雷声，
蜥蜴可能弓起变成飞鸟……

粪堆附近可能需要一次挖掘，
河可能需要沉船以便滑行，

自由人可能需要笼子，以便自由，
天空可能需要大气层，和金铁……

野兽可能守纪律、散发气味，
愤怒可能假扮成士兵，
我学吹的芦笛可能使我发痛，
谎言可能感染和帮我……

要是这样发生这样一些事情并以这样一些方式，
用什么手来叫醒？
用什么脚来死？
用什么来穷？
用什么声音来沉默？
用多少来明白，然后，谁来明白？

别忘了也别记着
由于太经常关门他们偷走门，
由于受苦这么少我非常愤怒，
由于这么多思考我没有嘴巴。

事实是那个地方

事实是我穿上我的裤子的
那个地方，是一座房子，
在那里我骨碌碌脱掉我的衬衣，
在那里我有一块地板，一个灵魂和一张我的
西班牙的地图。
就在这一刻我在跟自己
谈自己，并把一块
巨大的面包放在一本小书上，
接着我改变，我已改变了，
试图把生命的右边
哼到左边一点儿；
后来，我全身洗了一遍，我的肚子
精力充沛，带着尊严；
我转过身来看什么把它自己弄脏了，
我刮掉使我这么靠近的东西，
我还摆正了不知道是在打瞌睡
还是在哭泣的地图。

我的房子不幸地是一座
幸好有地板的房子，在那里我深爱的小汤匙跟它的铭文一起生活着，
还有我那迄今没文化的亲爱的骨骼，
剃刀，一支永久的雪茄。
诚实地说，当我思考
生活是什么，
我忍不住就要告诉若尔热特，
心里想着吃点什么好东西然后在下午
出去，买一份好报纸，
省一天，供没有时用，
也要省一夜，供有时用
（那是秘鲁谚语——我道歉）；
同样地，我怀着极大的谨慎受苦，
以便不叫喊或哭泣，因为我们的眼睛
独立于我们自己，有它们自己的贫困，
我是说，有它们的职业，那是一种从灵魂滑向灵魂的东西。

纵横了
十五年；前，十五年和后，十五年，
我真的觉得有点愚蠢，
另一方面，这很自然，你能做什么！

更糟的是，你又能不做什么？
除了活着，除了跻身于
一百万个面包
之中，几千杯酒之中，几百张口之中，
在太阳及其光线之间，那光线是月光，
以及在大众、面包、酒和我的灵魂之中。

今天是星期日，为了这个理由，
这个念头出现在我心中，悲伤出现在我胸中
和我喉咙里，像一大肿块。
今天是星期日，这个事实
已存在好几个世纪；否则，
它也许会是一星期一，而这个念头会出现在我心中，
悲伤出现在我脑中
和我喉咙里，并有一个可怕的需要，想吞没
我现在所感到的，
像一个男人，我就是他而他受苦。

有东西把你跟那个离开你的人 等同起来

有东西把你跟那个离开你的人等同起来，
而归来
是你的普通权力：于是你有了最伟大的忧伤。
有东西把你跟那个留下来和你在一起的人
分开，而这是
告别的普通奴役：于是你有了最微不足道的欢乐。
我以这种方式向集体的个人们讲话，
向个人的集体们讲话，向介于两者之间
那些朝边疆的声音的方向进发，或只是
在世界的边缘一动不动消磨时间的人讲话。
有东西典型地中性，无可改变地中性，来到
盗贼与他的受害者之间。这照样可以在外科医生
与他的病人之间的关系中看到。一个呈凸形和
像太阳的
可怖的半月覆盖了两者的。因为被盗物也有它冷漠的
重量，风琴被操作的部分也有它悲哀的脂油。

究竟有什么恼怒的事情比得上快乐的人
不能变成不快乐，好人不能变成坏人？

离开！留下！归来！告别！整个社会机制
适合这些字。

简言之，我没有

简言之，我没有什么可以表达我的生命，除了死亡。

毕竟，在分等级的大自然和整批麻雀的终点，我和我的影子手牵手睡觉。

从脆弱的行为和从其他呻吟降落，我休息，思考时间不容改变的流逝。

那么，如果空气如此简单，为什么要有那条绳？
如果铁自己存在，链有什么用？

塞萨尔·巴列霍，你爱的口音，你写的语言，你听到的轻风，只通过你的喉咙知道你。

塞萨尔·巴列霍，那就请你跪下来，以模糊的骄傲，以一张用装饰性的小毒蛇和八面的回声做成的婚床。

回归有形的蜜蜂巢，回归美；使开花的栓皮櫟变得芬芳，关闭激怒的类人猿的两个洞穴；最后，修补你那讨厌的牡赤鹿；为你自己感到难过。

因为没有比被动语态的憎恨更浓烈的东西，没有
比爱更吝啬的动物乳房！

因为我再也不能走，除了在两架竖琴上！

因为你不再认识我，除了因为我乐器地、喋喋不
休地跟着你！

因为我不再流出蠕虫，而是短音符号！

因为我现在如此牵连你，使你几乎变得尖锐！

因为我现在带着一些胆怯的蔬菜和另一些猛烈的
蔬菜！

所以晚上在我支气管内破裂的深情，是在白天里
由神秘的教务长带来的，而如果我醒来时脸色
苍白，那是因为我的工作；而如果我睡觉时脸
色涨红，那是因为我的工人。这同样解释了我
的这种疲倦和这些战利品，我著名的叔叔们。
简言之，这解释了这滴泪，我把它当成对人类
幸福的祝酒。

塞萨尔·巴列霍，很难

相信你的亲戚们这么迟，

明知我被囚着走路，

明知你自由地躺着！

爱炫耀、凑合的运气！

塞萨尔·巴列霍，我温柔地憎恨你！

受苦人

这一天就快到来；紧起
你的手臂，在床垫下寻找
你自己，再次
倒立，以便挺直身子走路。
这一天就快到来，穿上你的外衣。

这一天就快到来；把
你的大肠抓紧在手里，在你
沉思前反省，因为当不幸
降临在一个人身上而他的牙齿
全掉光，那是可怖的。

你必须吃，但是，我告诉自己，
不要悲伤，因为悲伤和墓边的
呜咽不属于穷人；
补缀你自己，记住，
相信你的白线，抽烟，检查

你的链再把它藏在你的肖像背后。

这一天就快到来，穿上你的灵魂。

这一天就快到来；他们经过，

他们在酒店打开一只眼，

猛击它，用你的一面镜子砸它……

你在发抖吗？那是你前额的遥远州县

和你胃部最近的国家。

它们还在打呼噜……这呼噜偷走一个怎样的世界！

你的毛孔处于怎样的状态，判断吧！

有这么多的两个，啊，你岂不是好孤独！

这一天就快到来，穿上你的梦。

这一天就快到来，我通过

你沉默的口腔和饿着要左转

渴着要右转的迫切性

再说一遍；不管怎样，

别跟富人一起穷，

鼓动

你的寒冷，因为里边混合着我的温暖，

亲爱的受害者啊。

这一天就快到来，穿上你的肉体。

这一天就快到来；
早晨、大海、流星，去
追赶你的疲劳，摇着旗，
而鬣狗由于你古典的骄傲
而计算脚步，以跟上驴的节拍，
女面包师正在想你，
屠夫正在想你，摸着那柄
禁锢着钢、铁和金属的短斧；别忘记
弥撒时没有朋友。
这一天就快到来，穿上你的太阳。

这一天正在到来；将你的呼吸
增加一倍，将你充满怨恨的
善良增加两倍
并蔑视恐惧、联系和感情，
因为，一如你两腿分岔处表明的，
以及身为（唉！）不朽的坏蛋，
你今晚梦见你不靠什么而活
并因一切而死……

选自《西班牙，我喝不下这杯苦酒》

1937—1938



他曾经用食指在空中写……

他曾经用食指在空中写：

“同志们万岁！佩德罗·罗哈斯。”

埃布罗河畔米兰达的佩德罗·罗哈斯，父亲和
男人，

丈夫和男人，铁路工人和男人，

父亲——但尤其是男人——佩德罗和他的两次
死亡。

一片风吹的纸屑，他们杀了他：把消息传开去！

血肉之笔，他们杀了他：把消息传开去！

赶快告诉所有同志！

他们在一根柱子上钉上横梁

杀死他；

他们在他食指的底部杀死他！

他们一下就杀死佩德罗和罗哈斯！

“同志们万岁”

挥写在他的空气的头上！

连同佩罗德的、罗哈斯的、

英雄的、烈士的腑脏里的

这个鹭中的“就”。

他们在他死后搜他，吃惊地发现

他身体内有一具身体，大得足以

容纳世界的灵魂，

口袋里有一支死汤匙。

佩德罗也常常

跟骨肉同胞们吃饭，也常常布置

他的桌子并像任何人一样

愉快地生活，

而那支汤匙永远放在他的夹克衣里，

无论醒着或睡着，永远有

那支死去的活汤匙，带着象征意义。

立即通知所有同志！

同志们万岁永远在这支汤匙的底部！

他们杀了他，把死亡强加给他，

在佩德罗、罗哈斯、在这个工人、这个男人

身上，
这个曾经是如此一个小男孩的人，他曾经仰望
天空，
后来长大了，脸红，
以他身体上的每个细胞斗争，以他的是，
以他的然而、他的饥饿和他自己的一小块碎片。

他们轻轻地，
在他妻子胡安娜·巴斯克斯的发丛中杀死他，
在火的时刻，枪弹的年份，
而且在他刚刚领悟事物的意义之际。

佩德罗·罗哈斯，在他死后，
自己站起来，吻他血迹斑斑的棺材，
为西班牙而哭泣，
并再次用他的手指在空中写：
“同志们万岁！佩德罗·罗哈斯。”

他死去的身体包含整个世界。

为一位保皇派英雄而作的简短祈祷

一本书还搁在他死去的腰际，
一本书正从他死去的尸体上抽出芽来。
英雄被搬走了，
他的口有形而不祥地进入我们的呼吸；
我们都流汗，在我们肚脐的重负下；
月亮们尾随我们；
那个死人也因悲伤而流汗。

而一本书，在争夺托莱多的战役中，
一本书，一本书从后面抽出芽来
长到尸体上面。

那高贵的紫色颧骨的诗歌，在说出它
和不说出它之间，
道德地图中的诗歌，那道德地图曾陪伴
他的心。
那本书留下来，别的什么也没有，因为

他墓里没有昆虫，
而在他袖子边缘空气依然湿透
并且越来越无实质和无限。

我们都流汗，在我们肚脐的重负下，
那个死人也因悲伤而流汗，
而一本书，我充满感情看到，
一本书，一本书从后面抽出芽来
猛地长到尸体上面。

我细看那尸体

我细看那尸体，细看他可见、迅速的秩序
和他灵魂非常缓慢的无序；
我看到他生还；他口中是
两个口的被干扰的年龄。
他们对着他喊他的编号：碎片。
他们对着他喊他的爱情：他更乐得这样！
他们对着他喊他的子弹：照样是死！

而他的消化秩序停顿，
而背后他灵魂的无序，白费力。
他们离开他并倾听，而就在这时
那尸体
几乎秘密地活了一瞬间；
但他们对他做精神听诊——只有日期！
他们对着他的耳朵高呼，只有更多日期！

群众

当战斗结束，
当那个战士死了，一个人走近他
对他说：“不要死，我多么爱你！”
但是那个尸体，真悲哀！它还是死了。

两个人来到他身边，一遍又一遍对他说：
“不要离开我们！鼓起勇气！活过来！”
但是那个尸体，真悲哀！它还是死了。

二十个人来了，一百，一千，五千，
他们喊道：“这么多爱，对死亡却无能为力！”
但是那个尸体，真悲哀！它还是死了。

千千万万人围着他，
一齐恳求：“留下来，兄弟！”
但是那个尸体，真悲哀！它还是死了。

接着地球上所有的人
都站在他身边；那个尸体悲哀地望着他们，
深受感动；
他慢慢坐起来，
拥抱那第一个人；开始走路……

1937.11.10

为杜兰戈废墟而作的葬礼鼓击

尘土父亲，你从西班牙扬起，
愿上帝拯救你，解放你并加冕于你，
从灵魂里上升的尘土父亲。

从火中扬起的尘土父亲，
愿上帝拯救、扶持你并给你一个宝座，
在天上的尘土父亲。

尘土父亲，烟雾的曾孙儿，
愿上帝拯救你并把你升上无限，
尘土父亲，烟雾的曾孙儿。

尘土父亲，公道在你那里终结，
愿上帝拯救你并把你送回大地，
尘土父亲，公道在你那里终结。

尘土父亲，你长成棕榈树，
愿上帝拯救你并赋予你胸膛，
尘土父亲，虚空的恐怖。

尘土父亲，由铁做成，
愿上帝拯救你并赋予你人形，
在燃烧中前进的尘土父亲。

尘土父亲，贱民的凉鞋，
愿上帝拯救你并永不松开你，
尘土父亲，贱民的凉鞋。

尘土父亲，被野蛮人簸掉，
愿上帝拯救你并以诸神环绕你，
原子护送的尘土父亲。

尘土父亲，人民的裹尸布，
愿上帝永远把你从罪恶中拯救出来，
西班牙的尘土父亲，我们自己的父亲！

尘土父亲，你走向未来，
愿上帝拯救并引导你，给你翅膀，
尘土父亲，你走向未来。

西班牙，我喝不下这杯苦酒

世界的孩子们，
如果西班牙掉下来——我是说，这只是假设——
如果她的前臂从天上
掉下来，被两个泥土铸造的
大盘托住；
孩子们，这是怎样一个庙宇倒塌的年代啊！
我告诉你们的事情是多么早地发生在太阳下啊！
古代的吵闹声多么快地在你们胸中喧腾！
你们笔记本里的“2”又是多么老！

世界的孩子们，这里是
肚子朝天的西班牙母亲！
这里是我们的老师，拿着她的戒尺！
她是母亲和老师，
十字架和木材，因为她给你们高度
和晕眩以及加和减，孩子们；
她和她自己在一起，合法的父母！

如果她掉下来——我是说，这只是假设——

如果西班牙

掉下来，从大地往下掉，

孩子们，你们将怎样停止长大！

年份将怎么惩罚月份！

你们的牙齿将怎样不多于十个，

复合元音将怎样继续套着轭，金属泪花闪烁！

小羔羊将怎样继续

被拴住蹄、系在巨大的墨水池上！

你们将怎样走下字母表的台阶

走向那个形成悲伤的字母！

孩子们，

战士的儿子们，与此同时，

放低你们的声音，因为西班牙这一刻

正在动物王国、小花、彗星

和人类中间分配她的精力。

放低你们的声音，因为她

正变得非常苛刻，不知道

做什么，而她手中

那会讲话的头骨不停地说，

那头骨，那有辫子的头骨，

那头骨，那活生生的头骨！

放低你们的声音，我要求你们；
放低你们的声音、音节的歌、物质的
哭泣和金字塔的轻哼，甚至那些
用两块石头走路的圣殿的轻哼！
放低你们的呼吸，而如果
你们的前臂掉下，
如果戒尺鸣响，如果夜来了，
如果天空在两个过渡地带之间发脾气，
如果门声中有喧哗，
如果我迟到，
如果你们看不见任何人，如果
没有尖的铅笔吓坏你们，如果母亲
西班牙掉下来——我是说，这只是假设——
那么出去吧，世界的孩子们，去找她！

名家评论

巴列霍既是诗人中最直接的，又是最隔绝的，这个人总是对某个不能回答的人说话。

—— [英] 约翰·克内普夫勒

其他美洲诗人也有能力创造他那种令人惊讶的隐喻，但就我所知，没有谁可以把一个人与其可怕自我、与其可怕时代的关系表达得如此准确和如此宽广。他抽泣、他谴责、他透视自己、他沉思；他做每个人做的一切不可想象的事情。

—— [英] 约翰·克内普夫勒

巴列霍出色地表达了日常生活难以置信的重负，它如何压扁男人；驮着一个日子就像驮着一座大山。而日常生活的重负，就是要把我们压扁成平庸。他憎恨这个。

—— [美] 罗伯特·勃莱

巴列霍的诗歌，没有防御，无限地富于人性，合理地愤怒，一年比一年坚固，一年比一年不可替代、无可匹敌、令人心碎、经典。

—— [美] 罗伯特·勃莱

在巴列霍身上，印第安人元素是以一种微妙的思想方式显示出来的，一种不是直接、而是拐弯抹角的表达方式。

—— [智利] 聂鲁达

巴列霍生平和创作年表

- 1892 年 生于秘鲁北部圣地亚哥·德·丘科。
- 1910 年 入读特鲁希略大学。
- 1911 年 因没钱辍学，到煤矿城镇基鲁维尔卡当家庭教师。
- 1913 年 用赚来的钱重返大学，两年后取得文学学士学位。毕业后当小学教师。
- 1919 年 往利马，结识众多文人，出版第一本诗歌《黑色骑手》。
- 1920 年 离开故乡两年后回家，卷入当地一宗仇杀事件，被裁定教唆罪名成立，坐了百余日牢；狱中写了诗集《特里尔塞》的其中一些诗；在秘鲁艺术界和知识界的抗议下，他获无罪释放。
- 1922 年 出版第二本诗集《特里尔塞》。
- 1923 年 离开秘鲁赴巴黎，从此永别祖国；在巴黎穷困潦倒，与左岸很多艺术家和作家建立联系。
- 1925 年 找到第一份稳定工作，任职于一家西班牙语通讯社，获秘鲁驻马德里大使馆的写作资助，首次前往西班牙旅行。
- 1926 年 编辑一份文学杂志，并成为利马一份刊物的专栏作家，写了两篇重要论文《新诗歌》和《反对专业稳密》。
- 1928 年 钻研马克思列宁主义，首次访问苏联。
- 1929 年 与法国女子诺尔热特·菲利帕尔结婚；第二次访问苏联，在莫斯科采访马雅可夫斯基；决定不写诗，认为作家的首要职责是当个革命者。
- 1930 年 发表苏联游记；第二次访问西班牙，会晤诗人萨利纳斯、阿尔贝蒂、洛尔迦等，写了一个剧本《莫斯科反对莫斯科》；返回巴黎从事政治活动，夫妇被捕，并于12月份被驱逐出境，赴西班牙。
- 1931 年 出版散文集《1931年在俄国》，再次前往俄罗斯，在莫斯科参加国际作家大会；返回马德里，写另一本散文集《第二个五年计划前的俄罗斯》；

正式加入共产党。

1932 年 获法国政府准许重返法国；把历年文章、笔记和日记整理成两本书《艺术与革命》和《反对专业隐密》，但找不到出版社出版，再次穷困潦倒。

1932 年—1935 年 在寻找一份稳定工作的同时，做各种杂活以勉强维生，情绪低落，病魔缠身。

1936 年 终于找到一份教西班牙语的工作。7 月份西班牙爆发法西斯主义，触发他积极参加政治活动；往西班牙前线；12 月份重返巴黎，全面参与反对西班牙法西斯主义进攻的斗争。

1937 年 与他人创建保卫西班牙共和国的伊比利亚—美洲人委员会及其宣传机构“我们的西班牙”；再次奔赴西班牙，参加第二届国际作家大会保卫文化会议；西班牙内战重燃他的诗歌火焰；返回巴黎，他写了后来收进《人类的诗篇》中的一批杰作，另写了一本小诗集《西班牙，我喝不下这杯苦酒》，该诗集由前线的共和国士兵印刷，但没有出版。

1938 年 发高烧，住院；医疗检查无法诊断他所患何病；4 月 14 日失去知觉，那天是星期四；翌日逝世，那天是受难节。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巴列霍诗选

作者=（秘）巴列霍著

页数=200

S S 号=12471917

出版日期=2007.11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要么激烈，要么什么都没有

选自《黑色骑手》

黑色骑手

叶子神圣飘落

暗光

蜘蛛

乱嘈嘈

朝圣

残渣

黑杯

在希腊帐篷里

爱筵

白玫瑰

我们每天的面包

为心爱的人那颗不可能的灵魂而作

异教女人

永恒的骰子

讨厌的循环

上帝

赶驴人

遥远的脚步

给我的兄弟米格尔

余话

选自《特里尔塞》

大人什么时候会回来？

那个角落

我相信强者

啊牢房的四壁

我刚独自吃过午餐

如果今夜下雨

那陌生人

我卸下了大海的重负

黄昏是个厨娘

受折磨的逃亡者

我的耐性是木质的

今夜，我在屋子的前门边

你们这些人死了

这么多的冰雹

选自《骨头的名单》（1923—

骨头的名单

时间的暴力

良好的判断

一生中最严重的时刻

我要谈谈希望

发现生命

这座房子再也没人住了
有一个人
高度与毛发
帽、外衣、手套
黑石叠在白石上
那是我的公驴清晰的耳朵中的星期天
今天我对生命的喜欢少了很多
今天我诚心诚意想快乐起来
从干扰到干扰
想想，冷静地
而如果在说了这么多话之后
但是在这快乐结束之前
大地的和磁性的
老驴们思想
选自《关于野蛮的布道》（1936—
巴黎，1936年10月
饥饿男人的轭
用于朗诵和歌唱的诗
他正在奔跑
我留在这里
和平、黄蜂、脚后跟、山坡
被压垮、睿智、体面
这么热，使我感到冷
对眼镜有信心
阿方索，你在望着我
自然之书
愤怒把一个男人捣碎成很多男孩
密度与高度
一个男人正瞧着一个女人
九只怪兽
一个男人肩上扛着一个面包经过
有些日子我感到一种强烈的政治需要
今天一块碎片嵌入了她
拍手和吉他
让百万富翁赤裸裸走路，一丝不挂！
恶人可能要来
事实是那个地方
有东西把你跟那个离开你的人等同起来
简言之，我没有
受苦人
选自《西班牙，我喝不下这杯苦酒》（1937—
他曾经用食指在空中写
为一位保皇派英雄而作的简短祈祷
我细看那尸体
群众
为杜兰戈废墟而作的葬礼鼓击
西班牙，我喝不下这杯苦酒
名家评论
巴列霍生平和创作年表